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塑造成一个理想人物。他将让她在他的人生小说中扮演女主人公的角色。后来，那位寄出第二封信，他没有拆开的那封信的女子，他也是这样对待。

的确，开头几章情节的发展，完完全全像他的想象力所构思的那样，在一间装饰得品味极为高雅含蓄的沙龙里，一位年轻的，可又不是太年轻的女人斜靠在一张雷加米埃夫人的卧榻①上，双脚直伸在卧榻的另一边，正等待着诗人。她脸色有些苍白，有些疲倦，一位热恋过也深知爱情的女人，一位在幽怨孤寂之中需要安慰的女人。这位迄今为止只和君侯和公爵交往的贵妇人，这个恋爱中的女人，曾经有过一个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的公爵之子作为情人，如今对于巴尔扎克，对于这个宽肩肥胖的平民，这个任何裁缝的手艺都没法让他显得时髦和讲究的男人，居然没有感到失望，真是妙不可言。巴尔扎克睁着一双灵动活跃的眼睛，显得聪明而又感恩，公爵夫人凝神谛听他那热切激烈的谈话。这是她认识的第一个诗人，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尽管很有保留，态度收敛，她还是感到，这个诗人善于了解别人，具有强烈的鼓动力和启发性，从而接近公爵夫人，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就这样着了魔似的在谈话中流逝。尽管公爵夫人对逝去的爱人坚贞不贰，也不由自主地对命运派来给她的这个不同寻常的男人表示赞赏。对于公爵夫人，这个感情受到压抑的女人，一段友谊就此开始……对于巴尔扎克这个在各方面都漫无边际的男人，这是一阵陶醉。

他写信给公爵夫人：“您这样亲切可爱地接待我，赠予我这么温馨甜美

的时光，使我坚信不移：只有您才是我的幸福!”

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切，在以后几个礼拜，几个月里，巴尔扎克的马车每天驰往卡斯特拉纳府邸，两个人聊天，一直聊到午夜之后。巴尔扎克陪她上剧院，给她写信，向她朗读他的新作，征求她的忠告。他把他能够馈赠的最珍贵的宝贝，赠送给她：长篇小说《三十岁的女人》《夏倍上校》和《信使》的手稿。对于这位孤身独处，几周、几个月来一直只为追悼已故的爱人暗自悲伤的女人，有了这份精神上的友谊，开始了一种幸福，对于巴尔扎克

① 雷加米埃夫人的卧榻：雷加米埃夫人为巴黎著名的美女，法国画家德维达的名画《雷加米埃夫人》描绘夫人斜坐在一头有垫枕的卧榻上。

140

则开始了一段激情。

极为不幸的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单单友谊还远远不够。他那男人的虚荣心，也许也是他那势利眼的虚荣心要求更多。他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激烈地跟夫人说，并且让夫人看，他渴求得到她，他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夫人表示赞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拥有过于强烈的女性特点，当然会在无意中为一个男子的这种示爱而感到受宠若惊，她尊敬而又欣赏此人的天才；她倾听巴尔扎克的诉说，没有摆出冷冰冰的高傲态度拒绝这位性情狂暴的男子表示的细小的温存动作。也许她甚至于还对巴尔扎克进行了一些挑逗——当然我们对于巴尔扎克日后为了报复而写的长篇小说《朗热公爵夫人》中的描写不能完全信以为真：

“这个女人不仅亲切地接待了我，她甚至在我面前还施展出她十分娴熟的卖弄风情的各种本领。她想取悦于我，简直不遗余力地使我始终处于神魂颠倒的境地，并且驱使我得寸进尺。她使出全部力气，迫使一个寡言少语、犹豫不决的情人公然求爱，表露心迹。”

可是等到巴尔扎克的求爱开始接近危险点的时候，公爵夫人便坚决地一再拒绝。也许她想对她先前失去的爱人，她孩子的父亲，始终表示忠贞，为了这个男人她曾经抛弃了社会地位和荣誉，也许她因为自己身有残疾，总有顾虑，感到羞愧，也许巴尔扎克身上的平民气和庸俗劲，成为她的心理障碍，也许她害怕巴尔扎克虚荣心重，立即把他和贵妇人的恋爱关系公之于众，这样的担心也并不是没有理由。于是就像巴尔扎克在《朗热公爵夫人》中所述，公爵夫人“让他做出了细小的、缓缓进展的征服行动，这个迟疑不决的情人只好以此感到满足了”。但是公爵夫人顽强地拒绝以委身于他表示对他倾心相爱，巴尔扎克不得不第一次感到他的意志，即使拼命强化，也并非万能。经过三四个月，尽管巴尔扎克使劲追求，尽管他每天前去拜访，尽管他为保王党的利益进行了大量文学方面的活动，尽管他的高傲受到各式各样的屈辱，他还依然只是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文学之友，而不是她的情人。

即便是聪明绝顶的天才人物，也总是最后一个注意到，自己开始举止失常，有失身份。巴尔扎克的少数几个真正的朋友，尽管并不知道详情，却注意到他的外表举止发生了变化。他们很不舒服地看见巴尔扎克把自己打扮

141

得像个花花公子，从意大利剧院底层的包厢里，手持长柄眼镜寻找某一个包厢，在菲茨-杰姆斯和德·罗让①两位公爵的保王党沙龙里，热烈地参加讨论。平素在这种沙龙里，市民阶级的人士，即便是大作家、画家、音乐家、政治家，都被视为身穿便服的奴仆。这样一些攀龙附凤、怪异荒诞的行径，朋友们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担心这会有损于他的荣誉，有损于他的威望。可是现在他们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突然摇身一变，作为政治作家在极端反动的报纸《革新者》上对封建制度大唱赞歌，对德·贝里公爵夫人②公开屈膝敬礼，这可使朋友们不安起来。他们对巴尔扎克的性格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他不属于卑鄙无耻的一族，为了金钱而出卖自己。本能告诉他们，是别人之手把他引入这些阴暗的政治胡同。巴尔扎克把他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通信，以及对公爵夫人的造访全都瞒过德·贝尔尼夫人。夫人作为巴尔扎克最老的女友，第一个向巴尔扎克发出警告。根据她家的传统，而她又是路易十六和玛丽·安多纳德的教女，照理应该更具保王色彩，可是看到巴尔扎克突然公开变成极端保王派的吹鼓手，她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急切地劝巴尔扎克不要成为“这些家伙的奴才”。这位经验丰富的年长女人，远远看见这些圈子里的人并不真正尊重巴尔扎克这位作家，而只是利用他的势利眼。

“他们基本上是个不知感恩的社交集团。他们不会为了取悦于你而改变他们自己，我的朋友。”

茹尔玛·卡罗想必读到了巴尔扎克为德·贝里公爵夫人写的颂歌而大失所望，深感羞愧。这位公爵夫人当时试图为她的儿子，卡尔十世之孙谋求王位③。茹尔玛写给巴尔扎克的信就更加露骨，更加斩钉截铁：

“让宫廷社会的人去捍卫这些人吧。千万别因为和这些人厮混在一起而玷污了你赢得的名声。”

茹尔玛把和巴尔扎克的友谊视为她这籍籍无名的小人物的人生中最珍

① 埃杜阿·德·菲茨-杰姆斯(1776—1838),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叔叔。他和路易·德·罗让(1786—1863)两位公爵均为保王党要员。

② 玛利亚·卡罗琳娜·德·那不勒斯-西西利(1798—1870)1815年嫁给德·贝里公爵，成

为波旁王室成员。

③ 贝里公爵为波旁王室成员，他的儿子有望继承王位。

142

贵的宝藏。她冒着失去这段友谊的危险，写信给她的这位伟大的朋友，语气强硬，毫不退让，说自己正因为热爱他的天才，所以憎恶他的卑躬屈膝。巴尔扎克把几个虚张声势的贵族称号看得比昂首挺胸的内心高贵的态度更加重要：

“你竟然倾向于这个僵死的享有特权的贵族阶级!你就执迷不悟，永远无法从这种幻想中觉醒过来?”

巴尔扎克的这两位真心实意的女朋友，无论是其中之一，还是其中另一位，都还弄不清楚，究竟是黄金的锁链还是玫瑰的链子，由一只灵巧的手，把巴尔扎克拴在保王党的这辆摇摇晃晃就要散架的马车上。她们只感觉到，巴尔扎克迫于某种压力，行动不得自由，竟然自己不复忠于自己。

巴尔扎克浪费了足足五个月，从二月到六月，差不多半年时间，充当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西齐斯贝阿”(Cicisbeo)①,受到亲切对待和容忍，但并未被选作情人。在六月初，巴尔扎克突然离开巴黎，前往他的朋友马尔哥纳在萨歇的府邸。出什么事了?是他的激情突然熄灭，还是他的自信心大大受损，使这位并非自愿的柏拉图式的恋人放弃围攻那无法攻陷的城堡?完全不是这样。巴尔扎克还依然陷在他自己设计的，由他的野心和意志创造的激情的魔咒之中。尽管他早已看透了他的努力毫无希望，只是凭着艺术家的口是心非的特点在维持这种关系。他终于以绝望的坦诚，向茹尔玛·卡罗承认他的处境：

“我现在得前往萨伏伊(Savoyen)的爱克斯(Aix)去：我在追随着某人。她也许还在取笑我——这是贵妇人中的一位。你对这些贵妇人毫无疑问一定深恶痛绝。她长着那种天使一般美丽的脸庞，有这样的脸庞，估计会有一颗美丽的灵魂。她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公爵夫人，居高临下，傲气凌人，可又非常和蔼亲切，娇柔聪明，卖弄风情，和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贵妇人完全不同!她是那种不让任何人触碰的美人；她说她爱我，恨不得把我留在一座威尼斯宫殿的深处……一个女人(因为我正向你诉说一切!)她希望我只是为她而写作；一个那样的女人，希望人们无条件地双膝下跪，对她们顶礼膜拜。

① 西齐斯贝阿(Cicisbeo)是意大利文的“骑士奴仆”,为16至19世纪意大利盛行的“随从、陪同人员”,有时也是贵妇人的心腹和情人。

143

征服她们真是无比欢快，——是个梦幻中的女人!……对任何人都妒忌心切!啊!我其实更愿意在你们那里，在昂古莱默，在火药厂附近，完全神志清醒，完全宁静祥和，谛听风车旋转，饱餐松露块菌，和你们一起欢笑，一起闲聊，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我的生命。”

巴尔扎克现在有一段时间停止他的行吟爱情诗人的差使，离开巴黎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其原因显然要世俗得多，平庸得多，远不是出于内心的真知灼见。那种财务方面的灾难，像夏日雷阵雨的降临一样有规律，这时在他头上乌云密布，突然降下。巴尔扎克和米达斯①相反，手触及的一切，不是变成黄金，而是变成债务。他每次爱上一个女子，或者出门旅行一次，或者搞次投机买卖，总要招致物质上的灾祸。他的预算中收支平衡始终摇摆不定。他从工作中扣除的时间，在他本来就已经遭到破坏的财政状况中，就增加一笔负数。许多夜晚，他不是坐在书桌旁工作，而是在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沙龙里浪费光阴，还有上剧院看戏的夜晚，在意大利剧院订的包厢，合在一起，相当于两本没有写出来的长篇小说。一方面减掉这些收入，另一方面支出却惊人地增加。他想作为一个高雅时髦、有着贵族气派的求婚者出现，这个不幸的念头使他债台高筑。单单他前往卡斯特拉纳府邸去乘坐的那辆华丽马车前面套的两匹马，就吃掉了九百法郎的燕麦，家里雇佣三个仆人，簇新的衣裳，整个讲究排场、阔气非凡的生活方式，对于本来窘困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没有支付的账单，到期的汇票，每天如期传来，就像先前送来的校样，债主们早已不来光顾，而是官厅的差役，执法的法警，前来包围卡西尼大街。既然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巴尔扎克，那就是工作，而要工作，就需要安宁，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出逃，逃离巴黎，逃离爱情，逃避债主，逃到找不到他、够不着他的地方。

不言而喻，巴尔扎克手头在写的这部作品，早已预先卖掉。旅行前一天他还签订了两个合同，提取了一千五百法郎，充当今后几个月的零花钱。但是临出发，那一千四百法郎就被从他手里抢走，最后只好带着一百二十个法郎逃进邮车；邮车把他带往萨歇，那里已经安排好他的住处，在他朋友马尔哥纳夫妇家里，他没有任何需要偿还的款项，整个白天加上半个夜晚，他都

① 米达斯，传说中的小亚细亚国王，富甲天下。他的手碰到什么,就都变成黄金。

144

呆在他的房里写作，只在吃饭的时候出现一两个钟头。他在这里静坐不动，并不能阻止他在巴黎的那个排场奢华的家务继续撑着，总得有人打理，减少开销，和债主们争吵不休，对供应商百般安抚。巴尔扎克知道只有一个人可以胜任这件差使，此人自己也是一个顽强难缠的女人，那就是他的母亲。几年来他一直设法摆脱母亲的保护，母亲的厉行节俭和精于经商，曾经毁了儿子的青少年时代。如今这位大名鼎鼎的伟大作家，不得不谦卑地求助于他节约成性、精明干练的母亲。

傲慢偏执、桀骜不驯的儿子向她投降，对于老母亲是一大胜利。她于是

勇气十足、干劲充沛地捍卫那失去的岗位。她压缩家政开支，解雇多余的佣人，和供应商、和执法法警展开斗争，卖掉豪华马车和大嚼马料的马匹。她一个苏一个苏、一个法郎一个法郎地精打细算，设法挽救她儿子由于愚蠢的恋爱和假扮大人物的瘾头而搞得乱七八糟的财政状态。但是即便是她老人家，不久也抵挡不住越来越像暴风雨般蜂拥而至的债主们。房租还没付清，房主要扣押家具。单单面包师傅便出示一份尚未结清的明细账目，高达七百法郎——简直无法理解，一个单身汉竟然会吃掉那么多面包；每天都有在巴黎货币市场传来传去的其他汇票和借据须要兑现，老太太绝望地向儿子发出一封封信，而她儿子早已把书稿卖掉，现在正不得不赶写，根本不可能从出版商和报馆再捞到一个法郎。即使让巴尔扎克二十四小时不眠不休地不停写作，也没法抵销这半年势利眼发作沐浴爱河让他花去的代价。巴尔扎克看到，文学救不了他。于是他又想到他旧日的灵丹妙药，与富家女子结婚——这对于一个据说正在热恋中的情人而言，的确是极端稀奇的念头。真是奇怪的心脑分裂，巴尔扎克早在春天，他正十分浪漫地对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爱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已十分合乎逻辑而又严肃认真地追求一位年轻的姑娘，德·特吕米伊小姐。父亲新近亡故，小姐刚好继承到一笔独自支配的财产。我们并不知晓是什么原因，巴尔扎克的追求遭到拒绝。既然这位富有的孤女摒弃了他，巴尔扎克又返回到他旧日的野心，迎娶一位“富孀”,使心灵和工作都得到安宁。山穷水尽之际，巴尔扎克不仅委托他的母亲，甚至也请求他的老友德·贝尔尼夫人，尽可能迅速地为他寻觅这样一位居孀的养老金领取者，使他免于蒙受第二次破产的羞辱。的确找到了这样一位富孀，一位窦布鲁克男爵夫人，夫人还对诗人奥诺雷·德·巴尔扎

145

克的作品极为欣赏。于是策动了一次小小的阴谋诡计。夏天，金色的三桅快舰逼近萨歇，就在男爵夫人的庄园梅蕾靠岸。巴尔扎克已经准备好他那雄辩滔滔的各色武器，打算劫掠这珍贵的战利品。为了顺利攻占这颗居孀妇女脆弱的心，巴尔扎克把他的一些作品题上感情急切的献辞，寄到她在雅尔塞的另一座豪华富丽的府邸里去，也许这会促使男爵夫人终于更加焦躁难耐地想要认识这位有趣的青年男子。巴尔扎克一周三次打断自己的写作，从萨歇前往邻近的庄园进行侦察，看男爵夫人是否已经抵达。

不幸的是，这位富有的男爵夫人丝毫不想离开她在雅尔塞的豪华富丽的府邸。倘若她知道，巴尔扎克急于钟情于她的年金，她大概更加不会急于和他见面。她让巴尔扎克等啊等啊，火烧火燎的快信每天从巴黎寄来。他那羞涩的零花钱日益销蚀，这位急于结婚的诗人原有的一百二十个法郎，只剩下口袋里的几枚银币。他充其量还能在萨歇呆上一周两周，享受主人的好客精神，而不至于惹人厌烦。就这样他和救援者不期而遇的最后希望就此消逝。巴尔扎克走投无路，绝望之中几乎想到自我了断：

“倘若一个人的写作会有这样的忧愁，外加这些生意上的麻烦，那他恨不得结束自己的生命。”

读一读巴尔扎克在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写出的书信，大家可能会以为，艺术家处于这样一种精神错乱、心情绝望、凶险无比的境地，一定完全不可能进行写作或者至少不可能创作有代表性的作品。但是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个旷世奇才，所有合乎逻辑的结论全都失效，总是可能出现的事情没有出现，最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反而发生。巴尔扎克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想象的世界。在他身上，这两个世界似乎互相隔开，密不透风。创造者巴尔扎克这样就完全可以把自己与世隔绝，专心致志地进行写作，对于他外面的生活受到的狂风暴雨的袭击，他一无所知也毫无感觉；那个在幻想中生活的巴尔扎克凭着摇曳的烛光，正以飞快的速度一页一页地展开人物的命运，塑造人物的形象，完全不可能和汇票引起诉讼、家具遭到扣押的另一个奥诺雷·巴尔扎克等同起来。他丝毫不被他那公开的私人的同名人的情绪和绝望所感染，甚至正好相反。正因为他的外部环境令人绝望，他身上的艺术家却变得最为坚强。外部的困厄境地以神秘莫测的方式在他身上转化为加倍的专心致志。再也没有比他以下的自白更为真实可信的了：

146

“最佳灵感总是在我惊恐万状、困苦难挨之际，在我脑海里闪现。”

只有当巴尔扎克受到追逐，受到驱赶，遭到各方面围困之际，他便一头扎到工作中去，犹如一只被猎人穷追不舍的麋鹿猛地投入大江之中。只有当他不再理会生活之时，他便找到了自我。他本质中的这一最为内在的秘密，从来没有像在这个风狂雨骤、电闪雷鸣的夏天表现得更为透彻。因为他一方面给他那不可企及的公爵夫人发出情意绵绵的情书，每周三次出去朝圣，希冀等到那位富孀，每天把他行将花光的现金数来数去，母亲发来催款的十万火急的书信，向他劈头盖脸地击来。他耍弄着到期的汇票，延长兑款期限，劝慰他欠债未还的出版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极端巧妙的手法，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地推迟他那不可避免的财政破产，家务崩溃，他那市民名誉的彻底丧失，另一方面，他身上的另一个巴尔扎克在这同一个月里，撰写了他内容最为深刻，思想最为丰富，野心最为明显的著作。他想用这部著作一举超越他自己以前创作的一切作品和他身边进行创作的其他一切作家的作品，那就是《路易·朗贝尔》。巴尔扎克想用这本书结束过去所有的作品，告别那个时髦的、时兴的作家，那个女人世界的宠儿。恰好在这时，市场景气，对他有利。他若写出一本情节紧张的爱情小说或者社会小说，定能轻易取得物质上的巨大成功，而这正好是他迫切需要的。可是他却着手撰写一本毫无指望获得广大读者青睐或者为他们理解的作品，这足以证明他结束往日完全出于真诚。正当书商和出版商热切地期待着他会写出一本瓦尔特·司各特或者詹姆斯·库柏风格的小说时，他却倾注全力写作一部纯精神的悲剧，试图把他塑造的这一知识分子的构想和拜伦的《曼弗雷德》和歌德的《浮士德》相并列。

巴尔扎克的这部小说要求极高，很难博得人们青睐，只有少数人赏识，在更高的意义上，这只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巴尔扎克用路易·朗贝尔的故事，反映他自己的青年时代、他最为深沉的野心和思想。他试图用这一形象涉及一个极不平凡的问题。他想表现一个完美的天才在苦行僧般的苦苦修行之中，把他的全部力量凝聚起来提高到极致，臻于最高紧张的状态之中，也就不再具有在尘世间生活的能力，思想极度充溢，过于丰富，最后必然会因为压力过大爆裂他脑子里骨质的容器。偏执狂的悲剧，在他的作品里演变了上百次，在这里推进到知识型激情的氛围之中——这个问题已经涉

147

及到病理学的边缘。巴尔扎克揭示了天才和疯狂之间神秘的关系，在这点上他远远走在他这代人的前面。

在该书的开头几章，巴尔扎克的确通过路易·朗贝尔的发展，成功地描述了他自己天才的勃发，把这个想象出来的人物塑造得确实真实可信。巴尔扎克把他自己的尖端思想、《意志论》赋予这个人物，使得这部作品最终得以解释心理学和生理学神秘莫测地纠结在一起的诸多疑问，从而也解密了人的内在本质。路易·朗贝尔同样渴求“不可能之事物”,由于渴求知识的欲望过于强烈，遭到毁灭，有人把此书的构思和《浮士德》相提并论，并且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与之争个高低，这并不言过其实。然而不幸的重大差别在于，歌德用他一生中六十年的岁月来创作《浮士德》,而巴尔扎克却被迫在六周之内就得把初稿提供给出版商哥色兰。于是他被迫狗尾续貂，勉强拼凑出一个粘土做成的无聊爱情故事，安装在主人公大理石的躯体之上，就只为了编出一个故事结尾。他匆匆忙忙地把主人公的哲学理论随心所欲地写到尾声，使得读者只能对此书一半表示赞赏，一半表示遗憾。这部作品比他任何哪一部作品都更加清楚地表现出了他拥有的可能性的尺度。作为一部艺术品，尽管此书看上去有个结尾，其实并未完成，但它依然是巴尔扎克之手绘制的最佳速写，在作品中表现出了他精神野心的顶峰。

七月底，巴尔扎克筋疲力尽，劳累过度，终于把他的《路易·朗贝尔》的手稿寄给巴黎的出版社，说是完稿，其实，尽管日后百般加工，永远是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遭到了损坏。在萨歇度过的这六个星期虽然在艺术上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但是丝毫没有改变他麻烦的困境。富孀没有前来，在他的朋友处再呆下去，已不可能。这对高雅的老夫妇向他表示高雅的好客精神，巴尔扎克显然羞于向他们再乞求一点零花钱，这会暴露他可悲的处境。幸亏还有另外一个避难所时刻准备接纳他：他知道，他的忠实的伙伴卡罗夫妇会很高兴留他在他们家里住宿。他们自己也是穷光蛋，他在他们面前用不着装假，可以承认实情，这位远近闻名的大作家奥诺雷·巴尔扎克兜里已经没有足够的钱去让鞋匠掌鞋。他从巴黎动身时携带的一百二十个法郎，已经大大缩水，他都坐不起由萨歇府邸出发的邮车。为了节省使用剩下的这几枚钱币，这位当年拥有豪华马车和漂亮英国骏马的主人，在烈日暴晒之下，

148

从萨歇府邸徒步走到图尔，到了图尔他才乘坐驿车前往昂古莱默，到达时已经囊空如洗。他到朋友家里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军营司令卡罗借三十法郎。

这两个朋友自己也经历过一些磨难，满怀同情地对巴尔扎克的怪异处境开怀大笑。他们竭尽友谊之所能，提供给巴尔扎克：一间安静的房间供他写作，晚上进行温馨欢快的闲聊。过了几个钟头，巴尔扎克和这些忠厚老实、心胸开阔的市民阶级的朋友在一起，又感到比和一切伯爵夫人和侯爵夫人在一起要幸福得多，以前每次都是这样。写作顺利流畅，直如行云流水。在这十分短暂的几天之内他写出了《被遗弃的女人》,几篇《都兰趣话》,改完《路易·朗贝尔》的校样。一切应该妙不可言，可是差不多每天早上都会从巴黎寄来一封母亲的信，问他要钱，要钱，一个劲地要钱。债主们已经抵挡不住，可是怎么去弄现在迫切需要的这几千法郎、上万法郎呢?向他并无资产的清贫朋友榨取三十法郎，他尚且犹豫再三，难以启齿，于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一个阴暗的时刻来临。他成功地逃脱了家庭对他的“管束”,才两三年。在这高奏凯歌的两三年里，他大吹法螺，到处炫耀，声称他将把母亲借给他的钱悉数归还。沉湎于成功的陶醉之中，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天才，他过的生活直如一个百万富翁。他仰仗他建立的高雅的关系，必要时指望娶一个有钱的寡妇或者一个怙恃俱失的富家孤女。现在他又得像浪子回头似的夜里悄悄地溜进家里的猪圈，卑躬屈膝地哀求家人的帮助。他，圣日耳曼区的宠儿，他，大名鼎鼎的诗人，一位公爵夫人的“仆从骑士”,不得不作为“可怜的孩子”,走投无路，前来求助的孩子苦苦哀求他的“亲爱的母亲”出面担保，无论如何给他筹集一万法郎，让他免遭公开破产的厄运。这关乎他的工作，关乎他的荣誉。

果然，奇迹出现；巴尔扎克太太找到她的一位老友德拉诺伊太太，请这位女友预支给她那已有悔过之意的败家子一万法郎。当然给这个饥肠辘辘的儿子送上这片面包，并没有少加盐和胡椒粉，训斥、责备在所难免。巴尔扎克只好低下他那天才横溢的脑袋，乖乖地服从家里严格的束缚，他必须答应立即停止他那奢华糜费的生活方式。这个获得恩赦的罪人发誓，从今以后放弃那些招致毁灭的怪异越轨的行为，过谦虚谨慎勤俭节约的市民生活，就像他在父母亲家里看到的那样，准时准点偿还一切债务，连同利息，抑或是利滚利的利息。

149

奇迹拯救了巴尔扎克。可是每当生活恢复秩序，他心里埋得更深的本能对他说，他需要混乱，需要困境连同新的杂乱无章。巴尔扎克只可能在火烧火燎的空气里呼吸，漫无尺度是唯一适合他的尺度。他那多血质的性格倾向于把一切恼人不快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那真是妙不可言。只要没有燃眉之急，职责对他而言就并不存在。冷静地想想，巴尔扎克很可能对自己说，通过这次贷款，他在财务上的亏空没有减轻一丝一毫，其实只不过是二三十笔欠供货商、汇票转换商、仆人和裁缝的紧急的小债务，转变成欠德拉诺伊太太的一笔一万法郎的新债而已，其它并无改变。可是巴尔扎克只感到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有所松动。他刚能呼吸，胸中又热血沸腾。只要忙着写《路易·朗贝尔》,财务危机卡着他的脖子，他根本无暇想到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心里已把这门亲事视为失利。现在，既然债主不再逼上门来，他又有兴致重新冒险押上最后一个赌注。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夏天的时候给他来过好几封信，邀请他到萨伏伊的爱克斯去探望她，陪同她和她叔叔德·菲茨-杰姆斯公爵前往意大利一同秋游。绝望的财务处境使巴尔扎克对这个诱人的念头想也不敢去细想。如今钱包里又有几枚金路易在叮当作响，这个诱惑再次变得难以抵挡。这次邀请巴尔扎克到阿纳西湖边，进入让-雅克·卢梭的氛围中去，到头来总不会只是一次客气的姿态，这样温馨的召唤可以忽视吗?巴尔扎克知道，这位公爵夫人其实“像一千只母猫一样淫荡”,也许只是在巴黎，由于害怕流言蜚语，再说熟人太多，所以才拒绝了他。这位圣日耳曼区的贵妇人，在天上人间般的大自然中，就不会更加自然地对待人之常情的渴望?《曼弗雷德》的作者诗人拜伦，不是在瑞士的湖泊之滨享受到他的幸福?为什么偏偏要让《路易·朗贝尔》的作者在那里享受不到幸福呢?

对于一个想象力丰富的人来说，愿望很容易变成幻想，可是即使在一个艺术家的热情奔放、恣肆无拘的幻梦之中，那内心的观察员始终保持清醒。三种虚荣心在巴尔扎克心里交战：首先是他势利眼的虚荣心，其次是男人的野心，末了是男人的虚荣心。这个女人一而再地把他勾引到眼前，可又不让他触碰，归终非要把她征服不可；像他这样有价值的男人，虚荣心也不允许一个卖弄风情的时尚女子这样愚弄自己，宁可自己主动把她摒弃。一连几

150

天，他都和茹尔玛·卡罗商量——这是他唯一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他是否应该到爱克斯去。这个诚实的女朋友出于本能，或许也出于她对巴尔扎克的一种硬压下去的爱慕，憎恨这个出身贵族的竞争对手，茹尔玛从内心产生反感，想必对这举棋不定的作家在这次毫无希望的旅行之前发出过警告。茹尔玛一刻也不怀疑，这位圣日耳曼区的公爵夫人尽管在文学上对巴尔扎克赞赏不已，却不愿降尊纡贵，沾染上“平民的爱情”。可是她看到，在所有这些谈话过程中，巴尔扎克激情洋溢，焦躁难耐，只希望茹尔玛能使他下定决心应邀前往。茹尔玛于是心里也做出了决定。她不愿意引起怀疑，似乎她是出于心胸狭窄的妒忌心理，劝阻他去接受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得让巴尔扎克自己检验，但愿他的势利眼最终能受到一次必要的教训!于是茹尔玛最后对巴尔扎克说出了他一直想要听到的那一句话：您到爱克斯去吧!骰子就此掷下。八月二十二日，巴尔扎克登上了邮车。

巴尔扎克一生都没有失去老百姓的本色，他纯粹是农民的孙子，难以摆脱民间的习俗，非常原始地崇尚迷信。他相信护身符，始终戴着一枚刻着神秘的东方符号的幸运指环。每当他的人生做出重要决策的时候，这位名扬四海的伟大作家就会和巴黎的缝衣女一模一样，贼溜溜地爬上螺旋楼梯，到六层楼去找一个用纸牌占卜的女人，或者找一个算命的女人。巴尔扎克相信心灵感应术，相信秘密的信息和本能具有的警告力。倘若这一次巴尔扎克注意这种警示，他会一开头就中断前去爱克斯的行程。因为此行一开始就碰到一次意外事故。在中途一个休息站歇息时，当时已经长得相当肥硕的诗人从马车的驾驭台上爬下来，这时马匹又把车子拉动一下。巴尔扎克以全身的重量跌倒在地，一条腿在马车的踏蹬上拉了一个大口子，深及骨头。任何人这时都会中断这次旅行，调理他那伤势相当严重的伤口。可是障碍永远只会使巴尔扎克的意志力倍增；凑合着包扎一下伤口，他就平躺在车上，下令继续开车前往里昂，从里昂又驰向爱克斯。到了那里之后，他就拄着拐杖，艰难地拖着脚步往前走去。对于一个激情奔放的恋人，巴尔扎克可是摆出最为糟糕的姿势，到达了目的地。

公爵夫人关怀备至，十分周到地为巴尔扎克在那里准备了“一间美丽的小房间”,朝向湖面和远山。另外还按照巴尔扎克的愿望，房钱便宜到了

151

极点，一天只消两个法郎。巴尔扎克一生迄今为止还从来没能这样清静无扰安逸舒适地工作过。热心的公爵夫人的这种周到的安排，同时也是谨慎的表现。巴尔扎克的房间并不在公爵夫人自己下榻的同一家旅馆里，而是相隔几条小巷。这样，巴尔扎克只可能进行社交性的访问，不可能作亲密的夜访。

因为巴尔扎克已明确提出条件，他只愿也只能在晚上和公爵夫人见面。按照他严格的规律，白天只能用来写作。他做出的唯一的让步乃是，他用来工作的十二小时，平素从午夜开始，现在为了公爵夫人的缘故，改到早上六点才开始。从日出之时起，他就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一直坐到晚上六点，鸡蛋和牛奶合起来十五个苏，作为唯一的食物，送到他的房里。等到这严格遵守不可动摇的十二小时过去之后，他才属于公爵夫人，可惜公爵夫人还一直不愿属于他。虽说公爵夫人向他表示了一切想象得到的友谊，只要巴尔扎克的腿伤尚未痊愈，公爵夫人就带着他一起乘车前往布尔热湖和夏特雷斯湖畔，宽厚地微笑着，耐心地倾听他白日说梦，诉说衷肠。在漫长的闲聊的夜晚，公爵夫人根据巴尔扎克的配方，给他调制咖啡，在赌场里，她把巴尔扎克介绍给她来自显贵家族的时髦朋友们，甚至允许他不叫她公开的名字昂里哀特，而叫她更为亲热的，只有最知己的朋友才叫的名字玛丽。但是她不允许巴尔扎克再更进一步。就在爱克斯，巴尔扎克把路易·朗贝尔的火热滚烫的情书改动一下，寄给公爵夫人。让她感到信中的每个字都是写给她的，这也无济于事。巴尔扎克急急忙忙地从巴黎订购了半打黄色的手套，一罐发油和一瓶葡萄牙香水寄来，这也于事无补。有时候巴尔扎克觉得公爵夫人默默地容忍他的某些亲热的表示，甚至挑动他做出这种表示。这似乎是公爵夫人的一种允诺：

“在她那无拘无束、表情丰富的目光里，在她甜美嗓音温婉柔媚的音调里，在她说话的优美高雅之中，表示出了各种萌芽状态的爱情的欢乐。她向人暗示，实际上有一个高雅的妓女藏在她的身上……”

有一次在湖畔浪漫情调中散步时，巴尔扎克甚至还偷得一吻，或者恩准得到一吻。但是每当巴尔扎克要求得到爱情的最后证明，这个歌吟《被遗弃的女人》和《三十岁的女人》的行吟诗人想要让她以《都兰趣话》中的金币支付酬金时，他渴望得到的这个女人在最后关头又变成了公爵夫人。夏天

152

眼看着就要过去，在浪漫的阿奈西湖畔，树上层叶尽染秋色，纷纷坠落，而这位新圣·普娄在他的哀洛伊丝①那里取得的进展并不比半年前在圣日耳曼区的卡斯台拉纳府邸清冷高爽的沙龙里取得的进展更多。

夏日过去，散步道上行人日益稀少，高贵人士束装待发。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也准备告别此地，但她并不打算返回巴黎，她要和她叔叔德·菲茨·杰姆斯公爵一起，先到意大利去游历几个月，去热那亚、罗马和那不勒斯。巴尔扎克应邀一路上陪同他们两位。巴尔扎克犹豫不决，他不会自我欺骗。他知道他这样无休无止徒劳无功地苦苦追求和为情而伤，会使自己陷入一个多么缺乏尊严的地位。我们从他给他朋友茹尔玛·卡罗信里的那种绝望声调可以看出他的困惑：“为什么你让我到爱克斯去?”然后：“一次意大利之游价钱昂贵，而且这一来耽误时间，二来乘坐邮车将要意味着丧失许多小时的工作和好些工作日，那么此行就加倍的费钱。”但是另一方面：此行可以使他大开眼界，充实头脑，游览罗马和那不勒斯，而且是和一个他深爱的聪明伶俐、时髦非凡的女人一起乘坐一位公爵的豪华马车同去游览，这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是什么样的诱惑。巴尔扎克再一次抗拒了他内心的不祥预感，于是让步屈从，十月初开始了意大利之行。

日内瓦是南行的第一站，也是巴尔扎克的最后一站。在那里他和公爵夫人进行了一番争论，对此我们并不知道详情。巴尔扎克似乎向公爵夫人提出了一种最后通牒。这一次公爵夫人的断然拒绝想必使巴尔扎克受到侮辱。毫无疑问，她打中了巴尔扎克最为敏感的地方，极为残忍地伤害了他的男性或者人性的荣誉感和虚荣心。巴尔扎克就一口气闪电似的返回巴黎，满怀阴郁的愤怒和灼烈的羞辱，下定决心，要对这个把他愚弄了好几个月的女人进行报复。大概就在当时，他心里产生这样一个念头，要全然公开毫无保留地描写这个女人。巴尔扎克起先给这本(相当失败的)长篇小说《德·朗热公爵夫人》起的书名是《别碰斧头》——后来，使整个巴黎都知道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事做得相当缺乏品味。出于政治的考量，双方还维持某种外表上的社交关系；巴尔扎克还做出骑士的姿态，把这本以公爵夫人作为

① 普娄和哀洛伊丝为卢梭的小说《新哀洛伊丝》中的男女主人公。

153

描绘对象的长篇小说，首先朗读给真正的女主人公听，公爵夫人则以更加高雅的方式作答，允许巴尔扎克对她个人作出这张令人生厌的肖像。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选择了圣·伯夫充当她的另一位文学忏悔师和闲聊者，巴尔扎克坚定地表示：

“我对自己说：我不能一辈子把我的人生拴在女人的裙子上。我必须大胆地追随我的命运，把我的目光抬高一点，不要只停留在女人腰带的水平。”

就像一个孩子，不听大人百般警告，到处乱跑乱疯，碰到一块石头，跌了一跤，跌得皮开肉绽，满面羞惭地逃进母亲的怀抱。巴尔扎克从日内瓦回来，不去巴黎，直奔内姆尔投奔德·贝尔尼夫人。这次回来既表示忏悔，同时也意味着终结。巴尔扎克一直只是出于虚荣心渴望得到的女人，却精于算计或者由于冷漠，拒绝了他。他便从这个女人这里逃回到另一个女人身边。德·贝尔尼夫人，她为巴尔扎克牺牲了一切，献出了一切，献出了她的爱，她的忠告，把他置于万物之上，高于她的丈夫，她的孩子，高于公开的名誉。巴尔扎克从来也没有比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她，他的初恋，曾经对他意味着什么,在他心里占有什么位置。此刻她仅仅是他的母亲般的女友；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强烈地感觉到，他有多少事情全都亏得有她，他亏欠她太多。为了郑重其事地表示这份感激之情，他把他一辈子始终认为是他作品中最喜欢的一本书《路易·朗贝尔》献给夫人，在这本书的扉页题上这样一句献辞：“献给我现在的恋人和永久的恋人”。

154

第十章 巴尔扎克发现了自己的秘密

倘若相信巴尔扎克自己说的话，那么他和德·卡斯特里夫人的恋爱事件纯粹是出悲剧，给他打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

“我极端憎恶德·卡斯特里夫人，”——他感情冲动地写道，“她将我的人生击成童粉，却没有给我一个新的人生。”

他甚至向一位和他通信的无名女子这样说道：

“按照德·卡斯特里夫人的意志，保持在无懈可击的范围内的这种关系，是我一生中所经受的最为沉重的一次打击。”

以书信的方式夸大事件，予以超乎寻常的戏剧化，这样一种做法在巴尔扎克这样一个人身上，我们必须习惯。他总想把他的生活改造成一种“小说式的人生”。毫无疑问，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拒绝接受求爱，非常深切地伤害了巴尔扎克的男性的骄傲和攀龙附凤的虚荣心。但是此人的根，深植于他的内心，完全把心思贯注在自己身上，绝不是哪一个女人说一句“行”或者“不行”就能把“他的生活击成童粉”的。和德·卡斯特里夫人的恋爱事件，并非他生活中的一场灾难，而只是一段插曲而已；真正的巴尔扎克并不是像他向那些无名的女友们所作的浪漫的忏悔中描述的那样痛心疾首，绝望无比。他在《德·朗热公爵夫人》中塑造了他的影像蒙特利沃将军，他可不想像这位将军那样用灼热的铁钎在那卖弄风情的贵妇人身上烫上烙印。他并没有想要复仇而暴跳如雷，而是态度温和地和公爵夫人保持通信联系，前往探望。在《德·朗热公爵夫人》中描写成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一出悲剧，实际上渐渐地归于沉寂，淡化为“彬彬有礼的微弱关系”。尽管我们对巴尔扎克满怀敬意，他在描述自己时，可从来不说实话。作为长

155

篇小说作者，他惯于言过其实，是个职业的夸张描述者，描述每次邂逅，都尽可能地把一切可能性都表现出来。如果他身上不断发挥作用的想象力，碰到他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时，突然表现得无动于衷，万般无奈，毫无独创性，其实也显得相当荒谬。

若想描述巴尔扎克，就得反其道而行之，反对他自己的证词。千万不能被诗人作出的慷慨激昂的阐述所蒙蔽，说某位伯爵夫人拒绝他的求爱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法国称之为“小事一桩”,竟在他身上埋下了致命的心脏病的种子，就像他对妹妹说的那样。事实上巴尔扎克从来也没有像这几年这样健康，这样勤奋，这样充满信心，干劲十足，这样富有独创性，这样肯定人生。他的作品比他的话语和他的书信提供的证明要可信得多。他单单在今后三年创作的作品已经足以称作他毕生的作品，使他成为当代第一位艺术家。可是他的力量是如此气势磅礴，不可摧毁。他的勇气是如此大胆无畏，他竟把这些作品仅仅看成是他真正任务的开头部分和准备工作。他的任务是成为“描绘十九世纪风俗画卷的历史学家”。

巴尔扎克以《舒昂党人》《妇女生理学》《驴皮记》和其他多愁善感的圣·日耳曼区的小说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后，知道他自己已是一个强国，甚至是个超级强国。巴尔扎克认识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使他自己也深感意外的是，他认识到，文学竟是他真正的天才所在。他用自己的笔可以征服世界，犹如拿破仑以他的剑征服世界一样。倘若写作仅仅旨在取得成功，仅仅志在于此——就像有时读他的书信得到的印象那样——仅仅志在牟取金钱，牟取几十万、几百万法郎，那他只消继续用读者喜闻乐见的食品去喂饱他们好了。世界各国的妇女都忠于巴尔扎克，他满可以成为沙龙的男主角，失意失望的妇女们的偶像，失偶独居的女人们的宠儿，那些要求不高的同行大仲马和欧仁·苏的成功的竞争对手。可是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就在巴尔扎克心里点燃了更为崇高的勃勃雄心；有些读者只渴求粗野的紧张情节和温柔的感伤场景，他冒着丧失这些读者的危险，恰好在这几年大胆地逐渐远离他们。巴尔扎克自己也对他天才的巨大张力感到惊讶，他想认识自己的极限；他想知道，他有多大能力。他自己在创作中总是惊讶地感到，他的尺度扩张到什么地步，他的尺度竟包括了整整一个世界。

156

巴尔扎克从1832年到1836年这几年创作的作品，第一眼就因为色彩斑斓、各具特色而引人注目。虽然起先谁也没有料到，《路易·朗贝尔》和《塞拉菲塔》的作者竟然也会是那些轻松轻浮，甚至几乎可说是淫荡放荡的《都兰趣话》的作者。更想不到的是，这些作品的确是同时写成。巴尔扎克的的确确是在同一天修改《路易·朗贝尔》和某一篇《都兰趣话》的校样。作家巴尔扎克显然是想亲自测试一下自己，想为日后的创作拓宽一下空间，想看一下，他的手可以够得多高，探得多深。就像一个建筑师，在制定未来房屋的蓝图之前，先要探测并且算出这房子的高宽长三维的尺度，看它能承受多大的张力。巴尔扎克也把他的力量粗略估计一下，打下了神圣的《人间喜剧》大厦的基石。

首先巴尔扎克在《都兰趣话》中测试了一下自己的文笔。这些用拉伯雷的风格、自己发明的“古法兰西”文写成的滑稽短剧和笑话故事，纯粹是虚构杜撰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叙述文甚至是复述文。在这些故事里，他让自己乖戾的脾气，纵情欢乐、尽情奔放。这些故事写得自如，丝毫也不显得紧张，一点也不费力，既不思索，也不观察，完全是兴之所至，信笔写去。这些作品写得轻松自如，可以感到，作者在享受这份轻快。巴尔扎克身上法国人的特点，民众的本性，男人的特性，都以欢快自由、肉欲好色的方式涌流而出。能够刺激一下书报检查官，他觉得很逗乐。这里他终于可以由着性子自由挥洒了。在巴尔扎克所有作品中，这些趣事最适合这个面颊绯红、嘴唇肉感的胖子。这里响起他的笑声，在沙龙里听起来毫不高雅，那劲头十足震耳欲聋的笑声，蒸馏后化成香槟。这是巴尔扎克感到轻松自在的时刻。倘若生活对他不是那么严酷，能让他有更多一些自由呼吸的余地，我们将不会只看见三十篇趣话，而会读到他在广告中向读者预告的一百篇。

这是底线，极端轻松放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底线，是对巴尔扎克秉性的赞许。可是与此同时他又在那些被他称作“哲学著作”的作品里寻找他力量上升的顶点。一股野心驱使巴尔扎克证明，他用多愁善感的妇女形象所争取到的“抹泪手绢的成功”,不能使他满足。自从巴尔扎克认识到自己之后，他不愿让别人误解他。他已成熟，充分体会到自己的力量。他要证明，有一项任务落到一个像他这样级别的长篇小说家身上。通过研究人类

157

的最为关键的问题，社会问题，哲学问题，宗教问题，把长篇小说提升到崇高艺术的地位。巴尔扎克希望生存于社会之中的人们，服从这个社会的法律，适应它的规范，反抗那些置身于中间理性之外的一些人物。他要塑造真正的领袖人物和这些人的悲剧。他们从低下的圈子里挣扎出来，投入孤寂之中，或者深锁在妄想的囚牢里面。巴尔扎克在自己生活中遭到一次失败的时间，正好也是他最为大胆、最为放肆的时候。

在这些作品中，巴尔扎克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他塑造的人物得给自己提出最高任务，其实也就是无法达成的任务。他的最高的张力用在那些因为过于卖力而崩溃的人身上，用在那些天才，那些和现实失去联系的人身上。路易·朗贝尔便是在这方面所做的第一个尝试：他是位哲学家，试图解决人生最后的问题，结果以精神失常告终。巴尔扎克一辈子用各种形式变着法子使用这一主题。在他的《玄妙的杰作》一书中，他刻画了一位画家①,急于完成，妄想臻于完美境地，把已经完成的作品又继续加工，直到极度努力把原画毁掉。他的音乐家冈巴拉超越了他艺术的界线，结果只有他自己还能听见他音乐的和声，就像路易·朗贝尔独自一人还能懂得他自己的思想，画家弗伦荷弗还能看见他的幻象。《绝对的探求》中的化学家克莱在寻找原始元素时毁了自己。他们大家都寻找极致，全都是些伊卡卢斯②式的人物。

除了这些艺术和科学的天才之外，巴尔扎克同时又在《乡村医生》和《塞拉菲塔》中描述了道德上的和宗教上的天才。《乡村医生》一书，巴尔扎克得间接地归功于他对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访问。在他们两人共同前往访问达古尔伯爵夫人时，有人向巴尔扎克讲述了一位名叫罗默尔医生的事迹。这位医生通过他人性的、人道的本性和活动，开发了一个被人放弃的地区，教育一批几乎濒于毁灭的农民重新进行有效的活动。这个故事，加上分外迷人的景色，给巴尔扎克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是让-雅克·卢梭的场景，连同他那宗教改革的野心，渗入巴尔扎克的心里。巴尔扎克在他其它的作品里仅仅是社会的批评家，他在这里想要进行独创性的活动，制订一个

① 即下文提到的弗伦荷弗。

② 伊卡卢斯为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为了追求最高境界，直探天庭，给自己装了一对蜡制的

翅膀，翅膀在天空中被太阳的烈焰融化，伊卡卢斯直坠下来，死于非命。

158

如何才能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他要让人看到，在现实的环境里也有创造，一个真正的天才能用声调、色彩或者思想，也能用人这样一种脆弱的材料塑造一部超越时代、堪称典范的作品。

《塞拉菲图斯-塞拉菲塔》也许是巴尔扎克更加大胆的尝试。贝纳西斯博士想从现实世界、从社会抽身引退，只是为了要创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巴尔扎克则想在这个人物身上描述其想要脱离尘世一切，让精神上的爱情极度升华，达到性别上依存关系的标识完全丧失的地步。贝纳西斯博士身上的那个现实思想家，以令人惊讶的丰富知识解决一切实际问题。他在书里倾向于斯威登堡式的神秘思想范围。

《乡村医生》和《塞拉菲塔》这两本著作在最高意义上并不成功。这次失败虽然大大刺激了巴尔扎克，但并非没有道理。两本书都写得过于轻率；这位扎根现实的人，要想阐述宗教观点，实在有点错位。尤其是那些想要提出人生永恒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著作，不能用预支稿酬的办法，在报上分期连载写成。《路易·朗贝尔》和《塞拉菲塔》并不是他的成就最高的著作，而只是表现了他所做的最大的努力。巴尔扎克理解天才，描写天才，只有天才才善于理解另一个天才。只有当他作为艺术家来描写艺术家时，他的作品才能成功。《玄妙的杰作》将成为最纯净的杰作之一，但是哲学不能与匆忙相联系，笃信宗教也不能与缺乏耐心相联系，这些作品只表现了令人惊讶的发展，闻所未闻的渊博知识，他精神的包罗万象和强劲张力。他的精神一直涉及到最冷僻的问题，宗教问题。他可以胜任任何问题。巴尔扎克在此达到了他最高的境界。

在纯粹的叙述者和思想家之间，还站着一个观察家——他的真正的土地乃是现实世界。这样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就找到了完全的平衡，他在小说中成为“他的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取得的第一个巨大的成功乃是《夏倍上

校》,第二大成功乃是《欧也妮·葛朗台》。巴尔扎克找到了从此控制他作品的法则：描写现实，但是要用一种更加强劲的力度来描写，因为这力度只用在少数几个人身上。先前巴尔扎克在浪漫的东西当中寻找符合小说的因素，一方面给人物披上历史的古装，另一方面求助于奇幻怪异、神秘莫测的东西，就像在《驴皮记》《塞拉菲塔》《路易·朗贝尔》中那样。可是现在，巴

159

尔扎克发现，在当代历史中，倘若仔细观看，也同样有许多有张力的事物。小说成功与否，不在于主题，不在于布景，不在于帷幔，而在于内部的张力。若能成功地在人物身上加上足够的张力，就能以更加真实的、更加自然的方式达到同样的效果。内在的张力不包含于色彩之中，也不在虚构的故事，而永远只在人物身上。没有素材：一切都是素材。《欧也妮·葛朗台》中，种植葡萄的葛朗台低矮的屋顶下面所有的张力，不见得比《三十岁的女人》中一个海盗的船舱里所有的张力要少。身材矮小，其实很是平庸、头脑有些简单的欧也妮·葛朗台，在她吝啬的父亲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下，给她心爱的表弟查理多放一块糖到咖啡里去，她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不亚于拿破仑一手高擎战旗，冲上洛蒂桥①时表现的英勇无畏。老吝啬鬼葛朗台力争欺骗他兄弟的债主们时，表现得灵活坚韧，甚至发挥了洋溢的天才，就像维也纳会议上的塔勒朗②。并非环境决定一切，而是张力。《高老头》中伏盖公寓的餐桌旁围坐着十二位年轻大学生。这所公寓完全可以算是拉瓦锡③的实验室，或者居维埃④书房一样的强力中心。所以塑造人物的过程就是仔细观察，就是集中、拔高，最大限度地揭露，在每个激情的事物上，揭露激情，在每个强项中认出弱点，把酣然沉睡的力量全都掏将出来。《欧也妮·葛朗台》是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在这个纯朴的少女身上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大大升高，几乎达到宗教信仰的地步。而老葛朗台的吝啬，就和那相貌丑陋的老女佣的忠诚同样的具有妖魔性。在《高老头》中，对子女的慈爱同样达到独创性的境界和偏执狂；每个人都被仔细审视了一遍，认出了他的秘密。必须让这些人互相对抗，把不同的世界混在一起，让邪恶成为邪恶，让善良继续善良，把怯懦、计谋、阴险，不加任何道德强调，统统看作力量。强力便是一切；谁若拥有强力，谁若能够认识强力，他就是诗人。

在这几年，巴尔扎克发现了巨大的秘密。一切都是素材。现实世界是

① 意大利城市洛蒂，1796年拿破仑远征意大利，在那里打败奥地利军队，占领洛蒂桥。曾成为名画的题材。

② 查理·莫里斯·德·塔勒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

③ 安多阿纳·洛朗·德·拉瓦锡(1743—1794),法国著名化学家，发现氧。

④ 乔治·德·居维埃(1769—1832),法国自然研究者，把动物分类，分为脊椎动物、软体动物

等。

160

个取之不尽的矿山，只要你善于挖掘。你只需要仔细观察，每个人都会成为《人间喜剧》中的演员。没有上下之分，所有的人均可选用。谁若想描写这个世界，任何方面都不能搁置一边，不予理睬，社会地位的上下顺序都须有代表，画家和律师、医生、葡萄种植者、看门女人、将军和火枪手、伯爵夫人、马路上的小野鸡、挑水工人、公证人和银行家。因为所有这些圈子犬牙交错，互相接触。同样所有的人物性格都要得到代表，野心家和悭吝人，阴谋家和老实人，挥霍成性者和贪得无厌者——,各式各样的人和他们的各式各样的游戏。用不着老去发明新的人，只要正确排列组合，同样的人物可以重复出现，一两个医生可以代表所有的医生，一个银行家代表所有的银行家，以便把这无限延伸的张力插进个别作品的空间中去。巴尔扎克终于越来越清楚地感到，为了克服这林林总总的人物和景象，必须制订一个计划，一个人生计划，一个工作计划。作为一个真正的长篇小说作家，不得几部作品同时并举，必须深入一部作品。必须是“瓦尔特·司各特加上建筑师”。仅仅描绘个人生活的画面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写出人们的相互关联。

巴尔扎克自己对于《人间喜剧》会产生的后果，究竟有多么深远还并不清楚，还得经过十年，他才能清楚地看见这个计划。但是他已经心中有数。他的全部作品不该一部又一部互相紧挨着放在一起，必须把它们一部部摞起来，向上发展。1834年10月26日，他还没认识到，他真正的全部作品将是什么样的规模。他写道：

“1838年我的规模宏大的作品有三部分将要完成，人们至少可以看出整个结构，对此作出判断，全部作品是如何构思的。

“在《风习研究》中应该描述社会现状产生的影响，我将描绘一切生活状况，一切外形外貌，男性和女性的种种人物性格，法兰西所有的外省，童年时代、老年时代、壮年时代，政治和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不得遗忘。要把人心的细胞组织，丝丝缕缕地全都表现出来，让社会史的各个分支表现无遗，那么基础就算奠定。我不愿意描写任何单凭幻想创造出来的事件：而是确确实实在各地各处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的题材。接着便来到第二个层面《哲理研究》,描写了效果之后，就得把原因描写一番。在《风习研究》中，我将展现各种感情及其相互作用，描写生活及其后果。在《哲理研究》中，我将谈论感情的根源，谈到生活的原因。我将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发

161

生作用的力量，什么是社会及个别人的生命赖以生存的条件?在我这样处理完了社会之后，我将对它进行审视，予以审判。在《风习研究》中，个人将变成典型人物得到描述。而在《哲理研究》中，典型将作为个人得到描绘，我将要描写的永远是人生。……

“在探讨了效果和原因之后，终于来到了《分析研究》,其中一部分便是《婚姻生理学》。因为探讨了效果和原因之后，我们必须寻找原则。风习交出了这出戏剧，原因组成了布景和机关。原则终于出场：这就是作者。结果全部作品都以螺旋形向上发展，既变得狭小，同时也得到浓缩。我若写《风习研究》需要二十四卷篇幅，《哲理研究》则需要十五卷，《分析研究》只需九卷。这样我将要把人、社会和人类，加以描写、判断、分析，不作重复，都在一部作品里进行，这部作品应该叫做西方的《一千零一夜》。

“等到这一切全都完成……我对作品进行了最后的加工，那我就算做对了，或者做错了。结束了这部作品，结束了对整个制度的描绘，我将要研究一种学问，写出一篇文章：《试论打动人的各种力量》。我将以孩子气的幽默戏耍的方式，在这座府邸的地板上画上《一百篇都兰趣话》宏大无比的阿拉伯风格的装饰!”

摊开在他面前的作品使他热情洋溢，也使他惊惶失措，他叫了起来：“这是我的作品，是道深渊，是个火山口，就在我面前，这是我要塑造的素材。”

他认识到，他毕生的著作就在他面前。从此这就决定了巴尔扎克的人生。一两年前他还觉得自己是个新手，如今他感觉到他自己的力量，感到任务的宏伟，他锻造了一种钢铁般的自信心，什么东西也无法使之动摇。1833年9月他写道：

“我将要控制整个欧洲的精神生活!需要再耐心地勤奋地熬过两年——我将越过所有这些想要束缚我的双手，阻止我步步上升的人的脑袋，向前迈步走去!在这种受到迫害、遭到冤枉的情况下，我的勇气变得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

他知道，在他面前有部作品有待完成，在他背后有公众在支持他，所以他下定决心，对谁也不让步，永远不再迁就出版商和报刊的愿望。个别的不

162

快事件和恼人事件再也控制不了他。他向出版商口授他的条件，只要出版商没有完全满足他的愿望和要求，他就把出版商换了一个又一个。巴黎最有实力的一些刊物，如果敢于做出不得体的事情，即使是在他财务最困难的时候，巴尔扎克也拒绝听从他们的意志，他鄙夷不屑地对那些自以为能控制舆论的记者们，不予理睬。让他们去痛骂他个别的作品吧，——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他的包罗万象的全部著作的问世。他看见这些作品展现在他面前，数量越来越多，篇幅越来越显得大胆放肆!让他们对他肆意攻击，在风趣短文、讽刺小品中对他百般奚落，尽情嘲弄，试图用恶毒的趣事轶闻把他弄得可笑已极!让他们把他的漫画刊登在各家杂志里，他的报复独具匠心：他将在自己的长篇小说里刻画这一小撮人在权力无限时，以及同时在万般无奈时的情形，将在《幻灭》中以不可磨灭的字迹在世纪之墙上描写舆论系统的腐化堕落，交易所的生意连同它们的声誉和精神价值。让债主们用汇票和抱怨来折磨他，让他们扣押他的家具——他们不可能从他将要建造的世界里搬走一块石头和一小块泥土。自从这个计划已经制订，写作这部作品的力量已经具备，什么东西也不能使他感到震撼。他知道，只有一个人，敢于草拟这个写作计划，只有一个人能够完成这部作品，那就是他。

163

第 三 部

人生的长篇小说

第十一章 陌生女人

巴尔扎克现在终于清楚地看见，他面前有个无比壮观的任务。巴尔扎克没有估计错误，他知道“为了攀登欧洲文学的顶峰，攀登迄今为止，由拜伦、瓦尔特·司各特、歌德和霍夫曼①雄踞的位子”,他的作品必须具有这样的规模，或者不如说，必须具有难以估量的规模。

经过巴尔扎克的估算，他起码要活到六十岁。在他面前还有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不能虚度一年，一个月，一个礼拜，其实一天也不能虚度。他不得不连续不断地整夜整夜地在书桌旁打发光阴，一页一页地写，一卷一卷地写，没有娱乐或者安适的余地，即使最后债务偿清了，渴求得到的几十万法郎源源流来，他也没有时间享受它们。巴尔扎克知道，这样一项任务要求他放弃，其代价将是什么;他知道，他将不得不押上他的脑子，他的睡眠，他的力量，他整个的人生。但是他并不害怕，因为工作同时也是他的欢乐，这样不断地鼓起干劲，他才能充分意识到他的活力，享受这份活力。但是为了能够打赢这场战斗，他还需要一点：脚下要有一丁点安全。巴尔扎克恰好在现在，在他开始一项要求投入整个生命的事业之际，渴望得到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希望有个妻子，有幢房子，不再压抑全身热血的要求，不再为债务所催逼，不再非和出版商搏斗不可，不再乞求预支稿酬，不再把尚未定稿的作品预先出售。不再永远生活在匆忙赶写的状况之中，不再永远被人追赶，不再把精神力量的三分之一浪费在耍花招、施诡计、阻拦法警执法上面，而是把全部精力用来建造这座丰碑，“这座丰碑将由于它的宏伟壮观，材料的

① 恩斯特·特奥多尔·阿马多伊斯·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派著名作家。

167

丰富而长存，而不是由于它建筑形式的美轮美奂。”

在外部生活上放松缓解，为了鼓起一切力量集中到作品上面。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得平易简单，为了能够平静无忧地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生活之中。为了完成他的任务，巴尔扎克旧日的愿望归终也必须实现：“一个女人和一笔财产”。

可是怎么去找这个会把一切都带到巴尔扎克生活中来的女人呢，既能平息他的性欲，偿还他的债务，保护他的工作，又能通过贵族出身和高雅举止使他那不可救药的攀龙附凤的势利眼得到满足?怎么找到这个女人，巴尔扎克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哪有时间去找?再说，巴尔扎克目光犀利，不会不知道，他在沙龙里凭着他那粗俗平民的外表，不登大雅的举止，和那些职业的时髦帅哥相比，马上就给比了下去。德·特吕米伊小姐拒绝了他，和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一段恋情教育他，即使投入全部激情也无法使他变得魅力无限，打动夫人的芳心。他半是由于过于高傲，半是由于过于腼腆，没法为了劳神费时的追求而浪费无法补偿的时间。那么谁又会为他寻找一个女人呢?他的好心的女友德·贝尔尼夫人，尽管已经五十四岁，也不愿去遴选自己的继任。另一位出色的女友茹尔玛·卡罗——生活在外省寒酸小市民的圈子里，又怎么能去给他侦察出一位百万富婆，一位贵族女子?必须出现奇迹才行。巴尔扎克既无时间，又无勇气，也没有机会到处寻找。他梦寐以求的女人，必须来找他才行。

按照逻辑的思维，这事毫无指望，但是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恰好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总会得到实现。女人们并不认识巴尔扎克，也许恰好因为她们并不认识他本人，而只是对于“她们的这位”诗人有着热情洋溢的种种浪漫的想象，她们纷纷写信给巴尔扎克。女人的书信一再寄来，有时甚至一天寄来两三封(其中有些信件还保留到现在)。写信给巴尔扎克的都是女性读者，永远是些好奇心切的女人，有时也会是些乐于冒险的女人。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并不是巴尔扎克唯一通过信使结识的女人。还有一批女人对巴尔扎克怀有缱绻柔情，她们大多数我们只知道名字，路易丝或者克莱尔或者玛丽，都是开头写了匿名信，接着便亲自到巴尔扎克家里登门拜访，其中有一位甚至还给巴尔扎克生了个私生子。但是除了这些短暂的露水恋情之外，是不是能有一次真正的爱情也用这种方式开始呢?

168

因此巴尔扎克分外仔细地阅读这些妇女来信。这些信件使他深切感到，他在女读者心里还是颇有分量，只要有一个声调、一行文字引起他的好奇心，他就详细作答，而他和最重要的同时代人通信时，也只是草草了事地随便写上几句而已。巴尔扎克这个人，牢牢地锁在书桌旁，书房里放下的窗帘成天挡住他的目光，他看不见城里，看不见外部世界。对他而言，来一封信就像一阵柔和的诱人花香吹进屋来。他读这种来信，比读评论文章和公开评价感情更为激荡。他身上发出一阵震颤，恰好是世上感情最缠绵最温柔的人，女人，对他身上发出的震颤最能接受。

有时候，工作紧迫，巴尔扎克就把这些书信放在一边，所以来自俄罗斯的那封信起先也搁在一边。这封用“Diis ignotis”(拉丁文：来自陌生群神)字样的纹章打上印封，用神秘兮兮的“L’Etrangère”(法文：陌生女人)一字签名的信，在决定命运的1832年2月28日寄到。这一天，巴尔扎克收到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第一次邀请，让他到圣日耳曼区去拜访她。但是来自俄罗斯的这封信将决定巴尔扎克的整个一生。

这封来自俄罗斯的书信发出前的酝酿过程戏剧性强，异国情调浓烈。巴尔扎克若想给自己写一本浪漫的爱情小说，其开头部分的戏剧性未必会更强，异国情调未必会更浓。外部情况：沃尔西尼亚的一幢府邸，那种铺展很宽的贵族地主庄园里的主楼，孤零零地矗立在荒原之中，因而更显得气势磅礴。附近没有城市，没有像样的村落，只有农奴们居住的低矮茅屋，四周全是田地，肥沃的乌克兰广袤丰产的田地。无边无际的森林，纵目远眺，不见尽头。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富可敌国的俄罗斯—波兰伯爵文策斯拉夫·德·韩斯基男爵。

座落在这一片奴隶般穷困之中的主人府邸，装饰得极尽欧洲的奢华，陈列着珍贵的画幅，藏书丰富的图书室铺着东方的地毯，藏有英国的餐具、法国的家具、中国的瓷器；马厩里放着马车、雪橇和马匹，供出车或骑马出行所用。但是这支由农奴、仆人、雇工、马夫、厨师和家庭教师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无法保护德·韩斯基先生和他夫人埃维利娜，抵御那最为阴险狡诈的敌人，那蛰伏在偏僻荒原之中的百无聊赖。德·韩斯基先生，大约五十岁，身体不甚健康。和他的邻居们不同，他并非狂热的猎人，疯狂的赌徒，嗜酒

169

如命的酒鬼。管理他的田庄并不费他多少事情，祖传的几百万家私该派什么用场，他反正也心里无数。便是他拥有的几千个“灵魂”①也无法让他自己冷静的灵魂得到真正的欢欣。更加受罪的是他身边的夫人，德·韩斯卡夫人，曾经遐迩闻名的美丽的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夫人也因为与世隔绝，得不到任何启迪，断绝一切精神交往而倍感痛苦。夫人的娘家是波兰最显赫的贵族之一，受娘家影响，谈论文化已经成为她生活的必需。她会说法文、英文和德文，喜爱文学。她的兴趣是西方世界的兴趣。唉，西方是如此遥远。

但是在维尔肖夫尼亚，方圆几百里内，没有人可以提供精神启迪，进行友好交往。邻近的地主们都是些不尚精神不学无术之辈。德·韩斯卡夫人作为伴娘带过来的穷亲戚，塞维琳娜和德尼丝·维勒沁斯卡，也讲不出什么新鲜知识。府邸面积太大，沉浸在孤寂之中。一年有六个月之久，为白皑皑的冰雪覆盖，没有客人来访。春天，驱车前往基辅去参加一次舞会。也许每隔三四年到莫斯科或者彼得堡去出游一次，其余时间日复一日，空洞荒凉，日子过得越来越无味。光阴虚度，难以追回。埃娃·德·韩斯卡比丈夫年轻约二十五岁，给丈夫在十一年或十二年里生了七个孩子——根据另一份报告，生了五个孩子。除了一个女儿，其余几个孩子全都夭折，她不可能为她未老先衰的丈夫再生一男半女。夫人自己年已三十，长得仪态端庄，讨人喜欢，只是已经有点发福。可是不久就要年老色衰，人生流逝，而她自己对人生还未领略多少。

冬天，外面白雪飞舞，冰天雪地。夏日，田野延伸，无边无际，无聊情绪笼罩整个府邸。每周发生的唯一事件乃是邮件送来。当时还没有铁路。每隔八天，从传说中的“西方”传来的珍贵货物，便用雪橇或者马车从贝尔狄谢夫运来。接下来过的可是什么样的日子啊!韩斯基夫妇是有钱人，他们订阅了俄国书报检查允许的外国报纸；尤其是巴黎保守的《每日报》(《Quo-tidienne》)和法国现有的一些文学刊物。另外，出版商还定期把一切重要的新书给他们寄来。遥远的距离总会提高已发生的事件的分量；同样的报纸，巴黎只漫不经心地瞟上一眼，而在这里，在这文明世界的尽头，却被他们非

① 俄国人把农奴称作“灵魂”,并以“灵魂”来计算。

170

常专注地从第一个字母一直读到最后一个字母，每本书也是这样。没有一家巴黎报纸会像这狭小至极的家庭圈子，对新出的书籍进行这样详尽的评论。晚上，德·韩斯卡夫人和她的两个侄女，以及她女儿的瑞士家庭教师昂里埃特·波累尔坐在一起，对她们最近读到的书籍交换看法。有时候——并不经常——德·韩斯基先生，或者德·韩斯卡夫人的弟弟亚当·尔采乌斯基恰好前来做客，也会参加讨论。讨论时涉及正反两个方面，在遥远的神话般的城市巴黎发生的“每一桩小事”,都会提升为具有激情色彩的事件。他们谈论演员、诗人、政治家，梦想着这些人物，犹如梦想着不可企及的天神。在这与世隔绝的府邸里，荣誉并非只是一口气，而是一种神性人物的反光。在这里提到一位诗人的时候，人们还满怀敬畏之情。

1831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冬日夜晚，讨论进行得热火朝天，争论的对象是巴黎文坛上初露头角的一位新秀，一位名叫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新锐作家。一年来他使大家都屏住呼吸，尤其是妇女们对他热情洋溢，同时又对他非常生气。《私人生活场景》是本多么了不起的书啊!从来没有诗人这样深刻地了解女人的心灵。对于被遗弃的女人，对于受侮辱的女人，对于遭到摒弃的女人，他怀着多么温柔的感情；对于这些女人的错误和弱点，他又是多么体贴，多么感人!可是就是这个感情这样温柔、这样富有同情心的人同时又会写出《婚姻生理学》这样一本冷漠嘲弄、玩世不恭、令人憎恶的书，这能够想象得到吗?再说这本新的长篇小说《驴皮记》!这本小说很了不起，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本书的主人公，这位可爱的年轻诗人，为鲍琳娜这样一个高贵的少女所爱，却会因为一个心肠冷酷、卖弄风情的时髦女子的缘故而抛弃了她。他怎么会对费多拉伯爵夫人这样一个值得鄙夷的女人如此俯首贴耳?不行，这样一个诗人，像德·巴尔扎克先生这样的天才应该对女人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才对，他只该阐述高贵的灵魂，不该滥用他的天才去描写这样一些伯爵夫人，或者甚至描写那些伤风败俗、放荡不羁的酒鬼们!多么可惜啊!他不能忠于他自己的良知!唉，总得有个什么人好好的把我们的想法彻彻底底地说给他听啊!

于是，这个小圈子里有人提出建议，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告诉他呢!我们就写封信寄给德·巴尔扎克先生好了!女士们大吃一惊，或者大笑起来。不行，这可不行!要是德·韩斯基先生听说他太太埃维利娜·韩斯卡夫人，

171

一位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给一个纯粹素昧平生的先生写信，他会说什么?可不能把他的姓氏牵扯进去，丢了他的面子。那位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先生想必是个相当年轻的男人，一个写出《婚姻生理学》的伤风败俗之辈，是断断信不过的。谁知道，这样一个巴黎人拿到这样一封信会怎么折腾!所有这些估计和担忧只能使这个冒险事件变得更加刺激，最后做出决定，大家共同写封信寄给巴黎的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先生。这位神秘莫测的先生时而对女人大肆赞扬，时而又跟她们大开玩笑。干吗我们自己不能跟他神秘化一番?于是大家一起炮制一封信，可要写得非常浪漫，非常充满感情，非常激情昂扬，加上大量溢美之词，使之味道甜美，完全是个云遮雾罩的哑谜，让他好好地挖空心思来参透参透吧。不言而喻，德·韩斯卡夫人不会签上自己的名字，甚至都不会亲手写这封信，不是她弟弟便是家庭女教师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把她的信抄写了一遍。为了让这个奥秘对于德·巴尔扎克先生变得更加神秘起见，他们用刻着拉丁文“陌生群神”字样的印章把这封信封好，得让他知道，他受到“陌生群神”的尊敬，提醒他别忘了他真正的自我，而不是由一个尘世间的、非常世俗的已婚妇女德·韩斯卡夫人所尊敬和提醒。

非常遗憾，这封信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只能从她们以后写的一封信进

行类推，设想这第一封信的大概内容。以后写的那封信没有被烧毁，也是那个时期的产物，当时德·韩斯卡夫人还和她同桌的朋友开玩笑似的，一同撰写“陌生女人”的书简，让她的家庭女教师波累尔小姐抄写在纸上。等到她和巴尔扎克的通信动了真情，德·韩斯卡夫人肯定就不会在信里添加进去下面这样的句子：

“在我阅读您的作品时，我就把我自己和您、和您的天才打成一片。您的心灵在我面前照耀得光彩夺目，我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您。”

或者：

“我觉得您的天才无比崇高——,可它应该像天神一样。”或者：

“您用寥寥数语就描述了我的性格。我赞赏您的天才，尊敬您的心灵，我愿意成为您的妹妹。”

这些信件的每句话都是用同样语气写成，坐在圆桌旁的人碰到每个写

172

得成功的词句都会大声喝彩。那封匿名的第一封信也是用的这种语气，也许那个遥远的激情如炽的女性崇拜者在远方写出的神秘莫测的东西，甚至更加诱人，更加成功。因为这篇由真诚赞赏、故弄玄虚和娇纵脾气汇成的杂拌经历了曲折崎岖的绕道，于1832年2月26日通过出版商哥斯兰的地址寄到巴尔扎克手里时，此信完完全全达到了它的目的，那就是使巴尔扎克受到刺激，把他攫住，使他困惑。平时出自女性之手的情致缠绵的书信，对他已经不是了不起的事件。但是那些信一向只是来自他周边的生活圈子，来自巴黎，大不了来自外省。一封来自乌克兰的信对于当时一位作家而言，远比今天从波利尼西亚①来的书信更加引人注意。巴尔扎克从这当年难以估量的远方，骄傲地感到他年轻的声誉驾起翅膀飞了多远。他整天深锁书斋，迄今为止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外国也已开始阅读他的作品，对他进行研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连歌德，这位传说中的老人会在魏玛跟爱克曼讨论《驴皮记》。这封热情洋溢的远方来鸿使他一下子意识到，他和他的作品已经冲进那个帝国，他的对手拿破仑却在那里兵败之后，被迫退出那个帝国。他已开始超越拿破仑，建立了一个世界统治，远比他的偶像建立的世界帝国更为持久牢固。再则：就像收到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的书信时那样，他这次也感觉到了那种使他陶醉的贵族气氛。不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家庭教师，土里土气的市民家的姑娘。只有俄罗斯地位显赫的贵族小姐才会写出这样完美的法文，只有富豪之家才能这样奢侈，在那邮费高昂的日子里能源源不断地从巴黎订购新出版的每一本书。巴尔扎克时刻准备活跃起来的想象力，立即开始奔放激动地工作起来：写信人想必是个年轻女子，肯定是个美女，是位贵妇人，不，是位显赫的贵妇人。一小时后他的信念已经不可动摇，这位“陌生女人”并不仅仅是位伯爵夫人，而是一位侯爵夫人。沉浸在最初的陶醉之中，他立即向他的其他朋友报导了这封“出自俄国或者波兰公主天仙之手的书信”,把这封信拿给茹尔玛·卡罗看，肯定也给另外几个人看。

对公主们或者侯爵夫人们，巴尔扎克是从来不会收信不回的。毫无疑问，他一时来劲，马上就会回信。可是这位“陌生女人”要到很久之后才告

① 夏威夷附近的偏僻小岛。

173

诉巴尔扎克她姓甚名谁。

“对您来说，我是个‘陌生女人’,我将一辈子都只是一个‘陌生女人’。您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

写信人既没有通报姓名，也没告诉巴尔扎克一个代号和地址。那么怎么向她致谢呢?怎么会有联系，怎么和远方的这位女崇拜者建立联系?凭着长篇小说家不可或缺的灵活创造力，巴尔扎克马上就想出了一条出路。《私人生活场景》的新版增订本正在排印，其中有部中篇小说《赎罪》还没有献给任何人。他便写信给印刷厂，让他们把那封信里的印章“陌生群神”复制在扉页上，下面排上日期：1832年2月28日，这一天，陌生女人的信寄到他的手里。陌生女人无疑会从书商那里得到这本新书。巴尔扎克的这位崇拜者一打开这本书，就会看到，这位诗人会用多么感情细腻小心谨慎的方式对一位高贵的陌生女人表示感谢，他是以贵族的方式回敬贵族的敬意。

不幸的是，他未享盛名时的年老女伴德·贝尔尼夫人还依然友好地閱读他书稿的校样。这位五十六岁的女友显得对她的被保护人生活中出现的这些“陌生群神”,或者不如说对那些女神们，不甚高兴。遵照她的愿望，“我的秘密感情的深藏不露的标记”必须“在最终付印时消失”。“陌生女人”和她桌旁的一圈人并不知道，他们以自己神秘的空想者的书信使得巴尔扎克激越飞扬的想象力激动到什么程度。

但是在维尔肖夫尼亚的那些胆大妄为的发信人并不指望获得任何回信。他们把一封信寄出就像把一枚火箭射向天空：天空会向火箭发出回音吗?一周、两周，也许过了三周，他们在百无聊赖之际一再设想，这封“陌生女人”以波累尔小姐娟秀的笔迹写出的感情热烈的书信，盖上拉丁文的印记，会对德·巴尔扎克先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们还一直在左思右想，仔细计划，他们究竟还得杜撰些什么,补充些什么,来更好地挑动巴尔扎克的好奇心，激发他诗人的虚荣心。最后桌旁的这帮人又炮制了“陌生女人”的

第二封信，说不定还有第三封信。为此他们又兴高采烈地度过了几个夜晚。在德·韩斯卡夫人家里，现在不玩威惠斯特、龙勃勒和耐心①,他们玩的是

① 这是三种纸牌游戏。

174

一种新式的、欢快的游戏：给德·巴尔扎克先生写些缠绵悱恻、罗曼蒂克、慷慨激昂、热情洋溢的神秘书信。

这是一种欢快的游戏，其本质在于，过些时候，要么开始让人感到无聊，要么刺激人投入更多的赌注。渐渐地好奇心开始刺激这些游戏的同伴，不知道大家挖空心思、兴致勃勃地拼凑出来的书信，德·巴尔扎克先生究竟是否收到。也许可以使出一个妙招，查出他究竟是被他们惹恼了，还是感到受宠若惊，最后达到自欺欺人的地步，居然当真相信了这位“陌生女人”的感情。另外，德·韩斯卡夫人计划在春天和她丈夫一起前往“西方”游历，也许从瑞士出发，可以更容易地继续这种通信。末了也许甚至于会得到一个答复，一封回信，这位著名诗人亲手书写的一行字。

好奇心总会使人脑子灵活，于是德·韩斯卡夫人和她的几个亲信商量之后，在11月7日决定，再写一封陌生女人的书信(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封信)。在充分倾吐了热烈的衷曲之后，提出一个问题，问巴尔扎克是否还愿意继续收到陌生女人的信件，是否愿意“和那永恒真理的天神般的火花建立联系”。说完了这番语气沉重的激情话语之后，德·韩斯卡夫人向巴尔扎克建议，至少白纸黑字证实他已收到此信。既然她不打算告诉巴尔扎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她就建议巴尔扎克采取当时还并不流行的报上登广告的这条途径。

“在《每日报》上登载您的一句话，将使我明确知道，您已收到我的书信。我可以无忧无虑地给您写信，请您在通知上签名：AI'E…H.B①。”

当德·韩斯卡夫人在1833年1月8日收到1832年12月9日的巴黎《每日报》,并且在广告栏里发现以下词句时，这一惊想必非同小可：

“德·B先生收到了寄给他的邮件。他到今天，才能借助这份报纸确认此事。他感到遗憾的是，不知道该向哪个地址寄出他的回信。Àl'E …H.

德.B。”

大吃一惊，热血澎湃的第一阵浪潮涌流之际，德·韩斯卡夫人心里想必有种幸福感油然而生：巴尔扎克，伟大的、大名鼎鼎的巴尔扎克要给她写信，

要给她回信!但是第二感觉想必就是羞愧。这位诗人的确认真对待她和她

①“AI'E”即“致陌生女人”的缩写，“H.B”即“奥诺雷·巴尔扎克”的缩写。

175

桌旁的朋友们平地拔高的感情。她还能写信给他吗?她还可以继续写信给他吗?情况一下子发生变化，开开玩笑的事开始变得棘手起来。因为她的丈夫是位循规蹈矩、重视名誉、举止得体、性格冷静的乡下贵族，对他太太、侄女和家庭教师正在大胆开的玩笑还一无所知；只要这个“陌生女人”依然是个匿名的集体产品，这个玩笑还一直是个无害的玩笑。倘若夫人现在当真试图开始和巴尔扎克通信，那她只能背着丈夫进行，而且不让迄今为止的同伴们知情。她将不得不在她丈夫面前演戏，就像在每出真正的喜剧里那样，她需要一个秘密的帮手，一个同谋。

毫无疑问，德·韩斯卡夫人顾虑重重。她想到要是直接和巴尔扎克建立联系，就要卷入一场冒险之中，这和她社会地位的要求和她个人的诚实不相协调。但是另一方面，——在禁果之中含有多少使人心痒难熬的刺激，从享有盛名的作家那里得到一封亲笔信——这是什么样的诱惑啊!自己化身为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这是多么诱人的事情啊!

在第一瞬间，德·韩斯卡夫人似乎显得并没完全下定决心。按照女人惯常的做法，她把暗自下定决心的时间直往后推。她虽然立刻就给巴尔扎克写了回信，但是语气和以前的信件不同。不再有那种热情洋溢、迷蒙含混的兴奋劲头，没有空泛的词句，而只有一道通知：她不久打算出游，居住在离法国极近的地方。她虽然希望通信，但只有在无损名誉，谨慎保密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我很乐意得到您的答复，但我必须十分小心谨慎，不得不选择许多弯路，我还不敢把自己以什么方式拴住手脚。在这期间，我也不愿对我自己的信件处于什么状况心中无数。我请求您，一有机会就让我知道，我们究竟是不是可能，不受阻挠地通信。我完全信赖您的人格担保：绝不设法调查您收信人的身份。倘若人家知道，我在写信给您，您收到我的信，那我就完了。”

语气已经完全改变。这是德·韩斯卡夫人亲自在写信，我们第一次看出了她的真正的性格：这是一个即使在大胆冒险时，依然在头脑冷静思维清晰地考虑问题的女人。她若一旦失足，也是傲气十足，昂首挺胸，理智清醒地迈出这一步。

176

这一来恰好对于她的自尊心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自从巴尔扎克在《每日报》上回答之后，好奇心、虚荣心和游戏之心催促夫人和巴尔扎克开始私人的通信。但是有一封信从巴黎寄到维尔肖夫尼亚，可是个特大事件，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到夫人手里。邮差一到，府邸上下全都兴奋起来，谁都会妒忌那个收到邮件的人，因此要想当着她丈夫和那几个亲戚的面，居然谁也没有看见信就让此信消失，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夫人要想进行一场秘密通信，必须要把第三个人扯到这桩秘密中来。德·韩斯卡夫人拥有一个心腹，无限忠诚，绝对可靠，没有个人意志，完全听人支配，这就是她女儿的家庭女教师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昵称是里蕾特，出生于奈夏台尔的一个虔诚的市民之家。波累尔小姐来到这个乌克兰的府邸里已经有些年头。这位韶华渐逝的姑娘，远离家庭，举目无亲，生活在异国他乡，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男人，便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在韩斯基家里，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在信件喜剧开始时，她属于心腹之列。可以肯定，头几封信，还算是写来开开玩笑的，是出于她的手笔。现在，德·韩斯卡夫人打算背着其他游戏伙伴，亲自写信。为了得到巴尔扎克的回信，任何人也不如波累尔小姐作为隐蔽的通信人更不引人注意的了。谁会想到，从巴黎寄来的一封给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的信竟是出自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手笔?这个虔诚的有些过于单纯的女孩无疑表示同意，当然并没有想到，她这样浑然不觉地出手相助会使自己多么严重地扮演助人通奸、说媒拉纤的角色。但是无论如何，波累尔小姐这样无条件地严守秘密，对德·韩斯卡夫人尽忠，便是对德·韩斯基先生不忠。这边是尽责，那边也要尽责，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发生了矛盾，直到后来，当德·韩斯卡夫人和巴尔扎克之间的关系开始发展到“罪恶的”程度时，这种矛盾才把这纯朴诚实的姑娘的良心搅成一团乱麻。充当一场骗局的同谋犯，一次通奸罪的拉皮条者，背叛了一向对她非常亲切，充满信任的德·韩斯基先生。这位不幸的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日后将把这视为她一生的罪孽。对德·韩斯卡夫人产生的某种反感，似乎很早就从上述的矛盾中引发出来，尤其是对巴尔扎克反感更深。——这种内心的反感她将无法克服。巴尔扎克那方面则在长篇小说

177

《贝姨》中使得昂里埃特·波累尔小姐得以永生不死①。波累尔小姐这种罪恶感在德·韩斯基先生去世时爆发出来。在德·韩斯基先生安葬后，波累尔小姐立即宣布，她不想再呆在这幢房子里。她逃进了一家修道院，为了补赎她曾充当过一场致命罪行同谋犯的罪过。

反正由于波累尔小姐同意帮忙，德·韩斯卡夫人和巴尔扎克之间便有可能定期通信。“陌生女人”现在可以把一个隐蔽的地址告诉巴尔扎克，她现在完全被这种使人心痒难熬的刺激攫住了，焦躁不耐地，越来越焦躁不耐地等待着，看这位鼎鼎大名的诗人是否真的会回信。

现在，请设想一下德·韩斯卡夫人的惊愕。她不仅收到了一封信，而是接连收到这位大作家寄给她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我们知道，此信开启了我们掌握的巴尔扎克和“陌生女人”的通信),既使维尔肖夫尼亚府邸的女主人为之心醉神迷，同时也使她羞愧难当。巴尔扎克竟然把那些经过预谋的热情洋溢的书信完全当真，“尽管我的朋友们不断提醒我，对我有幸从您那里得到的某些信件要表示怀疑，因为它们彼此相似”。

巴尔扎克“听凭他的信任摆布”,依旧以他惯有的夸大的口气向夫人描述夫人的书信在他心里激起的满腔热情：

“您是我最为甜蜜的幻梦中渴望的对象。”而夫人想必受到难堪的感情的折磨，因为她是以愚弄人的手段把巴尔扎克吸引过来。

在另外一处，巴尔扎克也采用“陌生女人”的夸大的口吻，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您倘若看到，您的书信对我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您立刻就会注意到一位恋人对您的感激之情，他心中的信任，注意到把儿子和母亲连接起来的纯净的柔情……注意到一个年轻男人对一个女人所怀的全部尊敬，注意到他对一桩长久而炽烈的友谊所怀的美好的希望。”

巴尔扎克这样的词句，我们觉得糟糕透顶，恶劣已极，发出他青年时代粗制滥造的低级长篇小说的恶心味道，想必对于一位远在阴森森的乌克兰，

① 在《贝姨》中的女主人公，老小姐李斯贝德·斐希(即贝特姨妈)身上可以看见波累尔小姐的影子。

178

无人知其心曲的女人，自然会产生令人心醉神迷的作用。心地多么善良!感情多么真挚!多么诗意盎然的激情，心地多么宽厚，竟然要把一部中篇小说当作回赠献给她，献给一个陌生女人!德·韩斯卡夫人的第一个强烈冲动便是以同样的坦诚来对待这个男人，这样赫赫有名的男人。此人可是毫无保留地信任她。但是可惜发生一桩该死的不幸情况，给夫人的快乐泼了冷水。差不多是在同一时候，也许还早一点，也许晚一点(我们不知道时间，那封信没有保留下来),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第二封信也寄到她手里，同样是给她的回信，书信A所用的笔迹和书信B的笔迹完全不同。那么,哪一封是巴尔扎克写的，另一封信又是谁写的呢?还是说，归根到底，两封信都不是巴尔扎克写的?也可能他只是想愚弄一下夫人，让第二第三个人为了取乐，都写信给她，就像夫人也让别人写信给巴尔扎克一样，有没有这种可能?夫人现在是在被那个她想愚弄的男人所愚弄?他是在和夫人闹着玩，还是说他是当真的?夫人一而再地把两封信拿来比对。最后她终于下定决心给巴尔扎克回信，请求巴尔扎克解释清楚，两封同样由他署名的书信，何以字迹迥异，措辞不同。

照理现在该轮到巴尔扎克感到尴尬了。他老是为人追逼，总在压力下工作，在他给德·韩斯卡回信时，全然忘记了他不久前让别人给夫人写的回信。自从女性仰慕者的来信数量变得相当巨大之后，巴尔扎克发明了一种方法，一方面不致浪费他的时间，另一方面不致使他的女性仰慕者不悦，他便让他的忠实可靠的女友茹尔玛·卡罗以他的名义回信。茹尔玛·卡罗并非善妒的女人，呆在她无聊沉闷的外省小巢里，有的是富裕的时间，让她整理不相识的女士们的内心倾诉，用她朋友巴尔扎克的风格写出回信，她觉得非常有趣。显然，那封“出自俄国或者波兰公主天仙之手的书信”也落到茹尔玛的手里，她便十分负责地以通常的方式加以处理。

巴尔扎克立刻认识到他干的这桩“蠢事”换个人定会狼狈周章，或者老老实实地告以实情。巴尔扎克相反，他从来也不会感到狼狈；关于他的情况，他也从来不会，或者只在很少情况下，才向“陌生女人”说出真情。他们的全部通信，从开始一直到末了都是这样毫不真诚。对于像巴尔扎克这样一位长篇小说作家而言，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从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障

179

碍。于是他就漂漂亮亮地耍了个放肆大胆、合乎逻辑的花招，消除那位给他写信的夫人的顾虑。夫人内心显然极度不安。

“你有些怀疑，要求我解释两封信里我的字体为何不同。可是我的字体如此之多，犹如一年有许多天一样……这种灵活性出于一种想象力，它什么都能设想，但是归终像处女一样纯洁，犹如镜面有许多反射，但不致玷污镜面。”

巴尔扎克要夫人好好信任他，别怀疑，别担心，“这是开场玩笑”。正在撰写《都兰趣话》的这同一位作家，大胆地把自己说成“一个可怜的孩子，迄今为止，一再成为对女人怀有温柔情意的牺牲品，总是腼腆羞涩，满脸信任，将来也会如此。”这个“腼腆羞涩”的孩子，——这特点，迄今为止，人们在巴尔扎克身上从未发现——现在开始“天真地”向陌生女人做出忏悔，说

“他的心，迄今为止在这个世界上只认识唯一的一个女人。”

这份相当含糊不清的忏悔像江河般涌流，十页，十二页，十六页这样地奔流而出。他谈到他的文字风格，他的工作，工作迫使他“放弃女人，而女人其实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宗教”。

他谈到他的孤独，我们不得不赞佩这种小心谨慎的诡计，已经用一种有些钟情相爱的语气说话：

“您啊，我像抚爱亲爱的幻象一样轻轻地抚爱着您，”巴尔扎克写信给陌生女人，“您像一个希望那样穿过我所有的梦境，……倘若诗人用这样优美的人物形象激活他的孤寂，——人物的形象，正因为捉摸不定，无法定性，因而特别刺激迷人。您不知道，对于一个诗人，这意味着什么。”

到此为止，巴尔扎克收到她的信，总共还不到四封，还不知道她的姓名，还一次都没见过她的画像，但已经在第三封里向她表白：

“我爱您，陌生的女人!这种妙不可言的状况只是一个人一生的自然结果，他这一生一直荒芜一片，一直极为不幸，——这样的奇遇，若真会发生在什么人身上，那么这人就是我。”

巴尔扎克这种衷情吐露显得过于匆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便是别扭。他提到的这些感情，都带了虚张声势、不够诚实的语气，给人留下一种浪漫派多愁善感的怪味。读者难免怀疑，似乎巴尔扎克正使劲让自己置身于痴迷之中，不过老实说，他自己压根儿都没有感觉到这种痴迷。根据我们从

180

德·韩斯卡夫人的通信中得到的唯一的一次检验(夫人在巴尔扎克逝世之后，把她给巴尔扎克的所有信件全都十分明智地予以焚毁),她的这些书信全是赞美之词、多愁善感的和装模作样的忧伤情绪。便是在她给她弟弟写的其他的信里，也找不到一行文字，让人看出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巴尔扎克自己无意识地在他信中写了一句话，对这一般说来难以解释的事情作出了解释：

“我得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激情!”

他想给自己创造一部爱情小说，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把他的第一个计划毁掉之后，他又试图和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人制订虚无缥缈的计划。于是他就本能地采用了时兴的文体。在浪漫派盛行的年代里，巴黎和欧洲的读者对诗人的期盼不仅是写作紧张动人的小说，也希望他们自己作为主人公，置身于一部爱情小说之中，小说的情节就发生在这广大社会的范围之中。为了使读者的心灵信服，诗人必须尽可能地把他自己轰轰烈烈的引人议论纷纷的爱情事件予以公开。拜伦的艳遇，他和基齐阿利伯爵夫人的爱情关系，李斯特①诱拐了达古尔夫人，缪塞、肖邦②和乔治·桑的关系，阿尔菲埃里和阿尔巴尼伯爵夫人同居，公众对于这些事情饶有兴趣，至少和对他们的作品同样的兴味浓烈。

巴尔扎克在社交上比作为文人更加野心勃勃，自然不会甘居人后，而要超越他们。和出自显赫家庭的贵妇人有恋爱关系，这个念头使他一辈子都心醉神迷。他现在不是用一声客客气气的“谢谢”来回答一位陌生的“俄国或者波兰公主”,而是立刻向这位公主掏心掏肺地倾吐自己的心事，倾注含蓄的柔情蜜意，绝不是像他自己说的，是由于“天真、单纯”,而是下定决心，要设计一部自己经历的爱情小说，“设想出”一种激情，而感情历来屈从于他的意志。在巴尔扎克身上，意志历来是第一位的，是统治和控制其他一切力量的原始力量。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最初几封写给陌生女人的书信：这些书信是一部

① 弗朗茨·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音乐家，钢琴家。

②弗里德里克·肖邦(1810—1849),波兰音乐家，钢琴家。

181

长篇小说的起始几章。这部小说，像巴尔扎克所期望的，这一次并非产生于灵感，而是从真实事件演化而成；第一位主要人物是陌生女人，她要从后面的章节才能获得外形与轮廓，起先只是因为她远在天边，富有神秘色彩和她的贵族地位引起了悬念。就像与主人公同名的长篇小说中的那个贝阿特丽克斯①,陌生女人也生活在偏远地方的一幢府邸里，远离首都，紧闭心扉，是一位阿里阿德娜，正期待着特赛乌斯②前来拯救。巴尔扎克打算把他未来的爱情小说中的重要恋爱角色赋予这个女人，把这个女人和他自我的化身变成一对恋人。这不是那个作为他真人的巴尔扎克，而是一个浪漫的青年，他一直徒劳无功地渴求着一种“纯净的”爱情，可是生活迄今为止一直只是残忍地在他阴暗的小道上撒满了荆棘。

请诸位看看巴尔扎克如何为陌生女人一笔一笔地绘制他自己的肖像。他是孤身一人生活在这座大城市里，在这广袤无垠的世界上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倾吐他最深层的思想。他所有激情全都遭到失望的下场，他所有的梦想没有一个得到实现。谁都看不清他善良的心：

“我是人们恶毒物议的对象；您简直无法想象有什么样卑劣的脏水泼在我的身上，有哪些无耻的污蔑和疯狂的攻讦向我袭来。”

没有人在巴黎，在这世界上正确地看待他：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的生活孤独寂寞，我的工作不断增加，我的忧愁与日俱增。”

于是巴尔扎克在绝望之中一头扎进他的工作，“就像恩培多克勒斯③跳进火山口，想在那里寻找荣誉”。

这个“穷苦”的艺术家蔑视金钱，蔑视荣誉，这位三十五岁的帕西伐尔④只渴望得到一种爱情。

“那使我一再失望的唯一的激情乃是女人，……我观察过女人，研究过她们，学会认识她们和充满柔情地钟爱她们。但是我所得到的唯一的报答乃是，伟大、高贵的心灵在远方理解我。我只好在我的作品里写下我的愿

① 贝阿特丽克斯是同名的长篇小说《贝阿特丽克斯》的女主人公。

② 阿里阿德娜，古希腊神话中米诺之女，特赛乌斯的情人。

③ 恩培多克勒斯，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哲学家。

④帕西伐尔，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原型为圣杯骑士。

182

望，我的梦幻。”

谁也不要“活跃在我心里的爱情，我一直扶持着这种爱，它却永远遭人误解”。为什么遭到误解?“无疑是因为我爱得过于强烈。”

“我准备做出最大的牺牲；我甚至走到这样的地步，我梦想一年中只获得整整一天的幸福，和一个在我看来宛若天仙的年轻女子一起度过。我将心满意足并且矢志忠诚。可是转眼我已变老，我已经三十五岁，工作越来越艰苦，耗掉我的精力，我已投入我最好的年华，而实际上却一无所获。”

为了加快他这部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巴尔扎克便凭借他感情的极为可观的灵活性，让自己调整到这位沉溺梦想、也多少有些虔诚的公主的思维领域里去。这位公主也许不太欣赏放荡不羁的艺术家或者卡萨诺瓦①,对艺术家无疑要求“纯净”和“虔信”。所以爱情的渴望必须带点忧郁的色彩，抹上拜伦爵士对生活绝望的脂粉，这才能给予痴迷梦想以真正浪漫的声调。在这考虑得无比周全的前奏中，巴尔扎克把他的忠诚坦率，他的心灵纯洁、诚实可靠、孤独寂寞，描写得感人至深。这段前奏过后，他就以日益强劲的节奏转而发起进攻。他作为一个善于布局的能手，知道一部小说若想扣人

心弦，在开头第一章就必须有情节高扬之势。在巴尔扎克的第一封信里，陌生女人仅仅是“香甜美梦的对象”。十四天后，在他的第二封信里，他已经把她“像个梦中幻影”似的“百般抚爱”。不到三个礼拜，在第三封信里，已经写出了这样的话：“我爱你，陌生女人”,在第四封信里巴尔扎克已经“更加深切地”爱着她，“虽然还没有见过您”,巴尔扎克毫不怀疑，就是她，恰好是这个陌生女人，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的实现。

“您若能知道，我把什么样的激情倾注在您，倾注在我久久期盼的女人身上，我感到我能把我的一切都奉献给您，该有多好!”

接着巴尔扎克又写了两封信，陌生女人已经变成了他的心。(这对德·贝尔尼夫人和茹尔玛·卡罗是什么样的背叛啊!)“在这颗心上，我第一次找到了安慰。”他已经把陌生女人称作他“亲爱的、纯洁的爱人”,称作“宝贝”和“亲爱的天使”。陌生女人已经成了巴尔扎克的爱人，唯一的爱人，而巴尔扎克还从未见到过她的一幅画像，还不知道她的年龄，甚至连姓

①卡萨诺瓦，十八世纪的意大利作家，有无数风流韵事记载在他的《回忆录》中。

183

名都不知道，可她已经成了巴尔扎克命运的主人和主宰。

“您若愿意，我明天就折断我的羽毛笔，今后再也不会有任何女人听见我的声音，我只想求您对我‘永久的恋人’包容一些——她对我就像母亲一样，她已经五十八岁。而您，您是这样年轻，您不会因她而妒忌!啊，请您接受我所有的感情，请您守护我的感受像守护一个宝藏!请您接受我的幻梦——实现我的渴望!”

只有陌生女人一个人让巴尔扎克感受到了爱情的奇迹，是她“第一个成功地填补了一个男人心里的空虚，这颗心已经因为渴望爱情而濒于绝望的境地”。

巴尔扎克刚刚获悉陌生女人的名字——这是巴尔扎克从她那里获悉的唯一的东西，他就立即表示，就像他信中白纸黑字写的那样——献身于她——直至永远。

“只有您一个人可以使我幸福，埃娃，我跪在您的面前，我的生命，我的心都属于您。请您一击把我打死，但别让我忍受痛苦!我以我灵魂的全部力量爱您——别让这些美丽的希望成为泡影!”

大家要问，他为什么发出这些热昏似的心醉神迷的呓语?这些呓语不仅让我们觉得极不真实，便是一个理性的正常的女人也会对它们感到鄙夷不屑。对此我们只能试着这样回答：巴尔扎克在准备写一部浪漫的长篇小说，每当他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时候，——在《幽谷百合》中，在《贝阿特里克斯》中，在《塞拉菲塔》中——他总会陷入这种不真实的感情的极度欢快。巴尔扎克的艺术家的意志，把各种可能性都提升到极致，这时转移到现实之中。巴尔扎克根据“陌生女人”的社会地位把她设想成一位公主，根据陌生女人的性格，又把她想象成一个高贵的受苦受难的女人，这样他也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世界所摒弃的艺术家的理想形象，才能把两个极端相反的人物和谐地汇成一体，融洽地结合起来，使之变得更加可信。仔细观看，定会发现，越有可能亲自会见这位神秘的贵妇人，这种衬托爱情渴求的柔情蜜意就变得越来越色彩浓烈，火焰飞腾。事实上，巴尔扎克这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这位对妇女的心灵有过专门研究、备受赞誉的专家估算得一点不错。通过他坦诚相告的忏悔和尽情迸发的心声，他的确成功地唤醒了陌生女人的好奇心，渴想认识一下这个给她写了那么激情飞扬的书信的男人。在她

184

写给巴尔扎克的最初几封信里，她还庄严地宣告，她对于巴尔扎克而言，将永远是个“陌生女人”,一个遥远的无法企及的无名无姓的星座。可是不久，好奇激起的清风，掀动这匿名的面纱，当德·韩斯基先生突然在妻子的催逼之下离开乌克兰的府邸、和夫人一起进行几个月乃至几年的漫游之时，巴尔扎克以他一向罕见的不谨慎的态度在一封给妹妹的信里这样嘲讽：

“给丈夫开个玩笑，强迫丈夫远离乌克兰，长途旅行，行程长达六百英里，为了抢在情人的前面，而那位情人则只消行驶一百五十英里即可。这样强烈的激情，不是妙不可言吗?”

1833年初，整整一个车队，按照俄罗斯老爷出行的排场，从维尔肖夫尼亚出发。他们乘坐的是自己的马车，全体家庭成员，带上仆人和难以计数的行李，不可或缺的家庭女教师里蕾特也作为陪同人员同行，表面上只是为了守护德·韩斯卡夫人的女儿安娜，实际上是为了维持秘密的书信往来。

沿途休息的第一站是维也纳，显然是根据德·韩斯基先生的愿望。他曾经在维也纳度过他的青年时代，在维也纳上层贵族社会有很多朋友。但是选择奈夏台尔作为消夏之地，无疑是德·韩斯卡夫人做出的决定。这座城市离开法国的边境如此之近，倘若巴尔扎克当真想要认识“陌生女人”,根本用不着长途跋涉。浑然不觉的德·韩斯基先生无疑听见选中奈夏台尔的理由是，老实巴交的里蕾特的父母就住在那里，作为孝顺女儿在离家多年之后，想好好探望一下父母。为人宽厚、随和淡漠的贵族绅士表示同意。七月，这个车队便来到奈夏台尔，在那里租下了安德烈别墅，为期好几个月。

从奈夏台尔寄出的一系列书信，没有给我们保存下来。德·韩斯卡夫人在信里给巴尔扎克发出指示，让他以什么方式，在夫人的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毫不惹人注意地安排一次秘密会晤。信里让巴尔扎克知道，他得下榻在郊区饭店，这家饭店离安德烈别墅最近，他将在饭店里得到进一步的指示。巴尔扎克兴奋异常，迫不及待地等候在浪漫的序曲之后，生活能自己写出他梦寐以求的长篇小说的决定命运的一章：这两个心心相印的恋人的第一次肉体的邂逅。巴尔扎克迅速请求仍在远方和他通信的女人：

“啊，我的陌生的情人，请您别怀疑我，千万别相信有关我的任何坏话，您大概以为，我是个生性轻浮的孩子，可是我也像孩子一样纯洁，我在爱情中犹如一个孩子!”

185

巴尔扎克表示准备排除一切嫌疑，化名唐特拉格先生或者唐特拉格侯爵出行。他们约定，巴尔扎克起先只在奈夏台尔小住几天，然后到十月份，和他“心爱的天使”(他还根本不认得这个天使)一同住上一个月。在事先，当然还得使出另一绝招：巴尔扎克得迷惑他的朋友，不让他们知道这次出行的真正目的。无论是茹尔玛·卡罗，还是那一直怀有妒意的德·贝尔尼夫人都不得知晓这次突然前往瑞士的神秘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巴尔扎克作为天生的长篇小说作家，经过学习，训练有素，从来不会因长时间找不到理由而尴尬。他骗他的朋友们，说他得前往贝桑松去采购一批特殊的纸张来写他下一部著作。于是他就跳上邮车，以他那种干一切事情都疯狂夸张的速度上路。巴尔扎克干什么都是这种速度，中途不断换马，径直驰向奈夏台尔。经过不断颠簸的四天四夜，于九月二十五日到达目的地，累得不成样子，不小心还找错了旅馆，进了一间房间，接着在约好的郊区饭店找到了他日思夜想渴望得到的信件，要求他第二天，也就是九月二十六日，在下午一点到四点之间，出现在散步道上，在那里邂逅他“心爱的天使”。巴尔扎克只剩下迅速写张便条，报告他业已抵达的力气，他请求他的天使：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请您让我知道您真正的姓名啊!”

因为一直到此时此刻，巴尔扎克既没见过这个女人的面，也不知道她的姓名，而他已向这女人发誓，要永远爱她。

读者阅读这本巴尔扎克凭着自由翱翔的想象力写出的爱情小说，读到这里，想必心脏会紧张得发颤：决定性的重要场景即将来临——两颗纯洁的灵魂即将相遇，那位伟大的陌生女人，梦幻中的公主终于要化为活生生的真人现身。两个人的目光将互相探寻，两个人将在这因为景色优美而闻名于世的散步道上首次相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归终诗人会大失所望，没有看到理想的天人，没有看见一位高雅的贵妇人，只找到一个无足轻重、其貌不扬的平凡女子?陌生女人会不会大失所望，如果她没有看见一个风流倜傥的诗人，身材修长，脸色苍白，目光炯炯，却又忧郁伤感，而是看见一个面颊红润、身材肥胖的先生向她迎面走来，此人与其说像那位深谙不幸女人心灵的诗人，那位德·巴尔扎克先生，不如说更像一个来自图尔地区的卖酒商贩，或者一个营养良好的卑微的退休人员?他们会彼此逃离躲开，还是相互

186

理解?他们的第一次相认将是什么情景，他们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可惜在巴尔扎克的人生小说中，恰好这个重要的场景没有流传下来。有过几个传说，根据其中之一，巴尔扎克在这之前已经在安德烈别墅的窗前一眼瞥见了德·韩斯卡夫人，并深受震撼，夫人和巴尔扎克预见的形象竟是如此相似。另一个传说则是，夫人根据巴尔扎克的一些肖像画，立即认出他来，向他迎了过去。根据第三个传说，夫人见到这位行吟诗人庸俗的外表，难以掩饰她因失望而产生的最初的惊吓。但是所有这些传说都是事后随意添加进来的插曲，可以肯定的只是，在这第一次秘密见面时，想必设想出了一个极为巧妙的方式，让德·韩斯卡夫人能不惹人注意地把巴尔扎克当作一个社交场上结识的熟人，介绍给她浑然不觉的丈夫。反正在同一天晚上，巴尔扎克便以无懈可击的体面方式，被引进到德·韩斯基先生家里。巴尔扎克只好把他想对“心爱的天使”发表的理论上的爱情表白，转化为实际运用，供德·韩斯基先生和他们一同带来的侄女消遣解闷。

德·韩斯基先生沉默寡言，有些怪癖，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士，对文学上和社交上的成就极为尊敬。能认识这样声名卓著的作家深受感动，心情愉悦。这位诗人滔滔不绝，才气横溢，光彩夺目，妙想联翩，德·韩斯基先生听了十分着迷，他邀请巴尔扎克先生今后几天也来一起共度，脑子里自然不会闪过一丝妒忌的念头。他又怎么能够设想，他的妻子，一位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竟然会让一个她从未谋面的、身材粗壮、大腹便便的市民，悄悄地写些火热滚烫的情书给她?相反，德·韩斯基先生对巴尔扎克的态度极为亲切，十分殷勤，他邀请巴尔扎克到他别墅做客，一同散步。这种殷勤、真诚的态度，巴尔扎克感到十分厌烦，因为他乘了四天四夜的邮车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给韩斯基一家人讲述一些文坛上的趣事轶闻，而是为了把陌生女人，他的北极星从天上摘下来，揽入他的怀抱。

总的说来，德·韩斯卡夫人有两次或者三次，成功地摆脱了别人的守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度过了短短一小时的时间。

“一个该受诅咒的丈夫整整五天不让我们有一秒钟时间单独呆在一起，他只是在他太太的裙子和我的背心之间晃来晃去。”

巴尔扎克这样满腔怨恨地写信给他妹妹。那虔诚的处女昂里埃特·波累尔在当中起了隔离墙的作用。只有在散步道的树荫底下，或者在湖边某

187

个荫蔽的地方，两人得以短暂地单独相处。但是使巴尔扎克自己惊讶的是，“我怕，我不可能博得你的欢心!”——

巴尔扎克单凭他那慷慨激昂的出色口才，在前沿战斗中已经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德·韩斯卡夫人在她乌克兰的荒凉寂寞之中，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这样烈焰奔腾式的人物，她对自己进行这样浪漫的宽恕：不可用残忍的态度破坏一位诗人敏感的心，她容忍巴尔扎克向她进行爱情的表白，甚至让巴尔扎克在一株大橡树的浓荫之中偷吻了她一下。这是个暂时的礼物，他们相识的时间如此短暂，这个礼物就是对于一个乐观主义的精神不如巴尔扎克的人来说，都会产生这样的希望：这样迅速赢得的情人碰到别的机会定会给他更多的馈赠，定会把一切都馈赠给他。

巴尔扎克兴高采烈地回到巴黎。欢欣继续在他脑子里，在他血液里奔流，尽管他不得不挤在同样非常肥胖的瑞士人中间，坐在马车的顶上度过不眠的四天四夜。但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不适和他凭着预感的才能、诗人的嗅觉和干劲所赢得的胜利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他所有的期待都已超额实现!“陌生女人”完全适合充当他计划中的人生小说的女主人公，他不可能另外编造出一个更合适的人来。主要是这位陌生女人不同于巴尔扎克以前恋爱关系中的那些有了一把年纪的女伴们。尽管她并非二十七岁——这是她为了回敬巴尔扎克的夸张态度，骗他说的自己的年龄——但也并没有超过三十二岁，是个相貌端庄、模样时髦、极富性感的女性形象。意大利人要说，是个“肌肤丰腴的肉体”,巴尔扎克把她赞为“美貌的杰作”,像他这样以夸大其辞为职业的人，发出这种称赞，不足为奇。杰出的维也纳袖珍肖像画家达芬格尔①证实了巴尔扎克所称赞的这些优点：

“她拥有世上最美丽的黑发，皮肤细嫩，有股纤柔的褐色色调。一双可爱的小手，眼睛迷离朦胧，一旦完全睁开，显露出一股情欲的光芒。”

达芬格尔为夫人作的画，无疑有些谄媚的味道，这画依然可以让人看出，画中人颇有令人担忧的发胖的倾向，使她长出双下巴，双臂过于丰腴，身体的比例显得有点过于敦实。眼睛细小，颜色深黑，目光迷惘，模糊不清，一

① 莫里茨·米歇尔·达芬格尔(1790—1849),奥地利肖像画家、雕刻家。

188

望而知是个高度近视眼。脸上的轮廓并不清晰，线条并不分明，颇像她的性

格，城府很深，内涵甚多。但是使巴尔扎克这样心醉神迷的，并不完全是肉

体上的外表现象。巴尔扎克一直梦想着经历一次和时髦女子的艳遇，在这陌生女人身上果然找到了一个“豪门名媛”,极有文化，颇为渊博，富有语言天才，天资聪慧——就像夫人致她弟弟的书信所证明的——举止端庄高雅，使得巴尔扎克这个小市民看了肃然起敬。再说，她出身波兰的顶级贵族世家，不知哪位远房姑奶奶安娜·勒斯沁斯卡是一位法兰西的王后，这对巴尔扎克可是新的极度欣喜。巴尔扎克至少这样梦想，他这个农民的孙子曾偷吻过夫人的嘴唇一次，这双嘴唇由于这层亲戚关系，在今天还有权管法兰西国王叫“我的表兄”。真是一步登天啊!起先他只认识一位德·贝尔尼夫人，小小的官僚贵族；然后几乎爱上了一位公爵夫人，德·阿布朗代斯夫人，火候不够的军人贵族；紧接着差点就爱上了一位真正的圣日耳曼区的公爵夫人，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现在出现的却是王后的一位活生生的侄孙女。但是奇迹还不仅于此，德·韩斯基先生虽说并非伯爵或者亲王，就像巴尔扎克仓促中梦想的那样，但是他有另外一大优点，在巴尔扎克眼里却是至高无上的优点：他富可敌国，拥有千百万的家产。这是巴尔扎克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单凭想象力热情洋溢地创造出来的，而德·韩斯基先生的财产则是稳定的俄罗斯国债券、田地、森林、庄园和农奴，有朝一日，这一切将为他妻子，——不，为他的遗孀——所拥有。巴尔扎克在德·韩斯卡夫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又一个优点，现在他在这位贵族身上也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讨人喜欢的优点：首先，德·韩斯基先生比他妻子年长二十或二十五岁；其次，他的

妻子不大爱他；第三，他的健康状况差强人意。巴尔扎克渴望得到并且已经赢得一半的那位太太，很可能连同她的千百万财产和其它一切都会属于他巴尔扎克。谁若像巴尔扎克一样，从勒斯第尼耶哀尔大街过穷日子起，就梦想着，一下子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井井有条，把穷困、匆忙、干活和屈辱转化为财富、奢侈、浪费、享乐和自由自在的艺术创作，如今就凭着一桩光怪陆离的奇遇，通过一个女人，所有这些可能性眼看着都会实现，他定会陶醉，这点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女人甚至在肉体上刺激他，他也并不使那女人大失所望。从此时此刻起，巴尔扎克将投入他的全部精力，投入他特立独行、无可比拟的巴尔扎克式的意志力，和他那同样无可比拟的巴尔扎克式的坚毅卓绝和

189

刻苦耐劳，来征服这个女人。而德·贝尔尼夫人这昔日的、现在的和“永久的恋人”将退入阴影之中。只有这颗“北极星”还将照亮他的生命，“那亲爱的，这世上我唯一的女人!”

190

第十二章

日内瓦

奈夏台尔之行从战略意义上看是一次实地侦察。巴尔扎克把阵地视察了一遍。确定，对于一次决定胜负的进攻而言，地势极为有利。为了准备向堡垒发起进攻，迫使对方投降，这位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必须再次返回巴黎，去取军火。若要叫他在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作为情人，作为这个娇生惯养的女人的求爱者，作为一个共同进餐的客人，一个平起平坐的嘉宾出现在这个百万富翁之家，必须要有像样的派头，下榻在一家体面的饭店里，打扮得光鲜靓丽。巴尔扎克现在知道，此举关系何等重大。这部以德·韩斯卡夫人为女主角的人生小说或者爱情小说，在物质和社会意义上会有多少收益。这部小说的开头已经预示前程无量。于是他本来已经铆足了劲，现在更得加倍努力。他下面说的话，并不言过其实：

“我在此时此刻表现出来的狂暴已极的意志力，使我这里的几个朋友完全不知所措。”

这位作家通常一直债务缠身，进退失据，终于成功地在财务方面又缓过劲来。他找到了一位出版商，或者说得准确些，找到了一位女出版商，一位名叫贝歇的寡妇。她支付给巴尔扎克两万七千法郎，买下《十九世纪风俗画卷》十二卷，其中部分是《私人生活场景》的新版，连同《外省生活场景》和《巴黎生活场景》。大部分是尚未完篇之作的预付稿费；不论怎么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份很了不起的合同。

“这个合同将在我们这个不怀好意、充满妒忌、蠢事连连的世界里引起回响。它会使那些傲慢的家伙妒火中烧，咬牙切齿。他们狂妄地认为，可以在我的影子里大步前进”。

191